

#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57/PV.18  
8 October 1982

CHINESE



## 大会

### 第三十七届会议

#### 第十八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八二年十月五日星期二下午三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霍拉伊先生 (匈牙利)  
后来: 奥顿努先生 (副主席) (乌干达)  
后来: 巴索莱先生 (副主席) (上沃尔特)

- 巴拿马共和国副总统豪尔赫·伊留埃卡先生阁下的讲话
- 一般性辩论〔9〕(续)

#### 发言次序:

邦戈先生(加蓬)  
吴漆兰先生(缅甸)  
布兰科先生(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巴雷先生(索马里)  
东托普先生(喀麦隆联合共和国)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限于发言的原文。 请更正在印发的记录上,由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0号A-3550室)。

82-63104/A

下午三时二十五分会议开始

巴拿马副总统豪尔赫·伊留埃卡先生阁下的讲话

主席：大会今天下午听巴拿马副总统的讲话。

巴拿马共和国副总统豪尔赫·伊留埃卡先生阁下由人陪同走上讲坛

主席：我非常高兴欢迎豪尔赫·伊留埃卡先生阁下，并请他向大会讲话。

伊留埃卡先生（巴拿马）（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在你同联合国多年的联系中，你表现了你的智慧、合作精神和人情味，这使你赢得了当选主席，同时也保证我们联合国全体会员国的工作取得圆满的果。我们欢迎你当选大会主席，并愿保证巴拿马代表团的坚决合作。我还要说，我们要赞扬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主席、第三世界杰出的政治家伊斯马特·基塔尼先生所完成的出色工作，这是表达了大部分人的情感。他是一位联合国理想孜孜不倦的推动者。

人类历史上从来还没有象今天那样，有着这么多暗淡的政治和经济因素，形成了这样一个凶险的世界局势。

即使那些主张国际法是协调的工具而不是对抗的工具的人也认为，大会议程上的重大问题把我们置于十字路口，因为国际生活中的消极因素把我们带向死胡同。如果常识、才智和决心在促进激励旧金山宪章创始人的理想、宗旨和原则方面不能占上风的话，前景可能还有一场大灾难，后果堪虞。这些理想、宗旨和原则激励旧金山宪章的创始人在联合国范围内起草了集体安全体系，以期解决我们时代的重大冲突，消除出现人类自我毁灭的危险。

在和平解决争端方面和在面对破坏国际和平的情况下，由于安全理事会成员，特别是常任理事国，缺乏政治意愿，不愿承担使联合国安全体系有效和实行《宪章》规定的强制措施的任务，我们发现我们所面临的任務不可能完成。这项行动却是当务急需的，因为目前的局势，如非洲、中东、东地中海、亚洲和拉丁美洲，特别是拉丁美洲的南大西洋，所正在发生的局势，是不合时代的，是亵渎人类的良知。

(巴拿马)

参加这次世界性大会的大国和中小国家都无所作为，不能对一九八二年所发生的种种事件作出积极的贡献。全球性谈判迄今没有进展，这种谈判一时曾给人寄以很大希望，因为可以作为一个实现人类愿望的途径，实现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的国际发展战略。

大会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二届特别会议，面对东西方超级大国间军备竞赛的加剧，结果开得很不成功。

至于不结盟集团，我们痛心地看到，由于伊朗和伊拉克间自相残杀的战争，现已不可能在巴格达举行第七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了。对这次会议本来是寄以很大希望的。代表三分之二人类的不结盟国家召开国家或政府首脑一级会议的周期，因而被打破了，也就不能给这次大会带来积极的强烈的不结盟影响，反映尼赫鲁、铁托、纳赛尔、马卡里奥斯、班达拉奈克和其他伟大的和平倡导者等爱好和平的思想。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不公正的经济关系，在目前通货膨胀、政府负债、失业日增和特别是使穷国受害的经济危机的不利情况下，越发变得严重了。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激起了发展中国家的希望，原计划于一九八三年在哈瓦那举行一届会议，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将不能在那个城市举行了。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会议的筹备工作，由于经济关系方面的消极因素和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正当要求所采的强硬立场，而受到了不利的影晌。

不结盟运动和七十七国集团越来越有理由应该加强努力增强这些运动，并实现集体自给自足，以使发展中国家能够实际有效地建立真正的有意义的经济合作。由于主要大国重又推行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困难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应相应地加强它们之间的合作。

一九八二年春拉丁美洲不得不忍受的殖民侵略，再次肯定了该地区国家间团结、合作和声援的兄弟般联系。应该强调指出的一个积极事件是，拉丁美洲经济体系

(巴拿马)

最高机构拉丁美洲理事会于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在加拉加斯举行的第八次常会。这次会议除了支持巴拿马执行《运河条约》之外（我们注意到了，并对此表示感谢），其最突出的成就是通过了关于执行《巴拿马宣言》对拉丁美洲和美国间经济关系所规定的措施的行动纲领，《巴拿马宣言》是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一日在我国首都举行的拉美经济体系高级协商会议上通过的。

拉丁美洲理事会在其第114号决定中决定赞同第87号决定所载《巴拿马宣言》。我国外交部声明说，《巴拿马宣言》：

“在着重指出美国和拉丁美洲间贸易条件方面的不平等乃是阻挠拉丁美洲地区经济、金融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因素之后，制定了一项集体协调行动的纲领和一项纠正上述贸易中不平等现象的工作计划。这个文件依据计划规定的标准和行动提出一项拉丁美洲在这些谈判中的共同战略。这项纲领和计划包括美国—拉丁美洲经济关系中的所有问题，并提出一系列该地区各国在其同美国的单独和集体的经济关系中都应该考虑的建议。”

在我所提及的纲领和计划中，还积极地提出了将存在于这个国家集团和美国间的关系置于公正、公平、良好谅解和合作的范围内的基本原则。

巴拿马位于中美洲地峡的最南端，实际上位于所谓加勒比盆地的中部。其历史和地理把我们同中美洲、博利瓦国家和安的列斯群岛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我们的地理作用作为两大洋间的桥梁，已经把我们同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市场和国家连在一起。自从现在的巴拿马运河凿建以来，它又造成了同美国的特殊关系。

同时，巴拿马在一个充满具有危险影响的序杂的社会问题和国际问题的地区，还是有着最稳定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国家之一。我国责无旁贷地要发挥调解者的作用，为克服很可能把该地区变成灾难地区的危机而作出部分的政治努力。\*

---

\* 副主席奥顿努先生（乌干达）主持会议。

在确定要发挥调解者作用的时候，我愿指出，我国存在的稳定是由于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们在争取和平改革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进行了结构改革，使财富的社会和地区重新分配更为公正和平衡得多，并且建立了具有经济效益的混合的和合作的国营部门，这是从社会的观点设想的。社会保障、教育、卫生和通讯都得到了很大的加强。建立了代表和人民参与政治决策过程的制度。国家的统一得到了改进。

与该地区其他许多国家相比，这些经济、社会和文化改革，消除造成政治争端的不公正、压制和社会不满的主要起因，这些政治争端分裂了该地区的许多国家，或使它们的关系两极化。

我国对本地区发生的使用暴力的趋势和战争的行为，不管是出于道德原因、政治原因，还是安全原因，都不能置之不理。内部紧张局势，支持冲突中的这一方或那一方，还应加上这种或那种的外来干涉，这已形成了一种各方力量和盟友军事化的结构，随时可能导致冲突的扩大。这将会引起无法收拾的后果，并可能造成流血杀戮，必然会危及整个国际局势，破坏这个地区。

因此，在过去的十年，巴拿马一直在奉行一项目的十分明确的地区政策，即努力实现和平解决本地区的各种问题。我们要避免本地区不断出现的内部对抗的加剧，这已经具有灭绝种族的特点，并已导致姐妹国家间的战争行为。我们发现同墨西哥和委内瑞拉有着很多一致的地方，因为我们已经通过本地区争端各方间多边的政治谈判以寻求解决办法。

我们还因此促进了同本地区所有国家毫无例外地都保持良好关系的原则、权利和义务，尽管它们的政治制度可能和我们的不同。对于本地区争端各方的力量 and 对于超级大国，我们都和平地保卫了保持巴拿马中立的原则、权利和义务。我们知道，同所有其他国家正在进行的对话和谅解，目的在于缓和与和谐的共处，这是恢复本地区安全的唯一途径，也是保持国际安全和我国安全的不二法门。

我们希望巴拿马成为达成旨在缓和的协议的场所，成为这方面的一个积极的沟

(巴拿马)

通者或调解者。我们不希望成为对抗各方中的一员。因此，根据我国优良的外交传统，我们拒绝参加任何排斥其他国家的集团或公约，尽管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并不怀疑它们的良好意图。

巴拿马的稳定主要还由于在过去的十年中，同美国举行了关于巴拿马运河地位的复杂谈判。通过这些谈判而缔结的各项条约满足了巴拿马大量的民族要求。在这方面，拉丁美洲的声援，同第三世界和其他地区的国家的声援一样，都是有决定意义的援助，鼓励我们的反殖民主义政策。我们虽然没有得到我们有权得到的一切，但是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新运河条约规定巴拿马和美国之间的关系要平等得多。

我国对巴拿马运河的权利是无可置疑的，因为这是一条以巴拿马的淡水为本的水道，我国对自己的自然财富和资源拥有永久主权，我们享有由此而产生的某些权利。

一项国际条约的目的应该是协调两个主权国家的利益，这两个国家完全可以有着共同的但不完全相同的利益，这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情况几乎必然是这样。当然，在执行的时候，缔结双方就可能会有不同的解释。这就是现在已经发生的情况。

关于这项条约的规定，授权美国总统执行这项条约的美国国会第96—70号法律，引起了两国政府间的意见分歧。我国政府向国际社会宣布了这件事。

十月一日，上星期五，巴拿马总统唐里卡多·德拉埃斯普列利亚和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先生在华盛顿举行了一次工作会议，这是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是托里霍斯—卡特条约签署后五年、又适逢这些文书生效三周年之际举行的。

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审议两个友好国家间的关系，促进完全遵守一九七七年的运河条约，实现我们两国人民间更加公正的经济关系，以及加强创造和谐、公正和谅解的条件这一共同目的，这些条件是使巴拿马运河发挥有效的令人满意的作用所不可或缺的。

埃斯普列利亚总统访问所起到的作用是，使新闻界和美国公众舆论了解了巴拿

马政府对美国官员所采取的某些与条约不一致的措施和行动所持的保留。我们希望，将来能找到公正地解决各项悬而未决的问题的办法，特别是取消所谓巴拿马地区工资基准的歧视性薪金标准，这个标准，由于巴拿马领导人采取的行动，可能会代之以一个没有歧视的普遍的薪金标准，但是，我们希望，在将于今年十一月在华盛顿举行的巴拿马运河委员会联合理事会的下次会议上，美国要同巴拿马进行合作，以求取得这项结果。

我们愿意再说一点，正确地理解《关于巴拿马运河的永久中立和经营的条约》的精神和目的，也许是我国政府在这地区最为严重关切的问题。

这条沟通两大洋的水道的中立，是我国从不愿意放弃的目标。它的安全不能建立在军事考虑的基础上。我们希望这条运河在任何时候——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都是向世界各国和人民开放的一条和平友好的通道。我们从不希望它为战争目的服务。

这条运河在象我们今天的世界上，需要安全；今天的世界，尽管存在着联合国，但战争和使用武力依然是解决分歧或国际争端的手段。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认为，这条运河的安全是以国家间信任、友好和合作为基础的。

保卫运河必须在运河范围内，依靠运河本身，而且是为了运河。我们不能同意驻扎在那里的武装力量或储存在那里的武器，去用于巴拿马境外的任务或战争行动。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国土或在巴拿马领土上建造的这条运河被用来采取破坏巴拿马业向全世界宣布的中立的行动。我们不希望作为军事目标面临不稳的局势，或面临同我们的动机和目标毫不相容的战争危险。

这些就是中立条约的目的，因此，我们已经吁请世界各国遵守该项条约所附的议定书。我们愿借此机会重申这一呼吁。

按照《宪章》规定，这个世界组织和各区域机构是集体安全的机构，是维持国际和平不可或缺的机构。为了使这些机构切实有效，这一国际努力应该包括所有享

(巴拿马)

有成员权利的国家，概无例外，这是完全合乎应有之理的。

上次世界大灾难的后果和多年的冷战，使联合国无法达到普遍性这一目标。譬如，我们只需举出反对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达二十三年之久以及抵制接纳西班牙为会员国，西班牙终于在一九五五年才同其他十五个国家一起被接纳。在这后者的情况下，同一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和交换大使和公使，显然并不意味着对该国政府国策的任何评价。

在这里大会上，出于国策的理由所投的票，未必反映各国人民的意愿。在我提及的情况和其他许多情况下，往往是根据某些情况产生的理由投票的；有时只有事过之后，在国际上和各国政府的决策过程中，才能谈到公正、道理、常识和诚意，此时，它们就会在国际讲坛上提出它们的目标。

在区域方面也是这种情况。有时，如果某些重要部门不参加进来，一个区域的职能就要受到阻碍，不能顺利开展。

过去若干年来，巴拿马一直主张需要调整美洲体系的机构和准则。我们认为，如果美洲国家组织要是有效的话，它应该是个多元的包括一切的论坛，在西半球所有国家的参与下，进行象南北对话那样的、商讨美洲大陆比较公正的经济关系的对话。

如此看来，美洲国家组织需要美国的贡献，作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希望加拿大也能加入。现在还未参加和被逐出这个组织的中美洲和加勒比的那些国家加入或重新加入这个组织，确实是不可缺少的。

在美洲体系内部，发生的各种情况应该根据本地区各国的利益，得到认真的、心平气和的考虑。经常有人提出问题：如果没有美国，美洲国家组织能否有效地发挥作用？

回答显然是不能，假定美国象其他成员国一样，接受《美洲国家组织宪章》和美洲体系其他协定中规定的义务，假定它遵守这些协定。



(巴拿马)

毫无疑问，在正确理解的区域系统范围内，不妨可以提问，正在经历一场深刻危机的美洲国家组织，如果没有伯利兹、加拿大、古巴、圭亚那和波多黎各的参加，能否有效地发挥作用。

美洲体系这个新体制概念的主要任务，在政治舞台上将是，审查中美洲和加勒比的问题，使古巴和美国间的关系正常化，根除在拉丁美洲的殖民飞地（马尔维纳斯群岛和关塔那摩海军基地的地位）和这个地区国家间的领土争端，以及利用这样的可能性，即今年是解放者西蒙·博利瓦诞生二百周年，可能会找到一项友好的解决办法，使玻璃维亚可能实现其正当的愿望，对祖先的出海口拥有主权。

在经济方面，美洲体系应该承担审议拉丁美洲和美国之间经济关系的任务，使之公平合理，成为在南北关系范围内进行谈判的场所。

本地区在下列领域里存在着许多问题：贸易、商品、资金筹措、多国公司、外国投资和技术转让等，这些问题充分地说明，这个地区的国家间需要有重大有力的合作。

打算于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四日或于一个适当的日子在加拉加斯举行一次拉丁美洲最高级会议，纪念解放者诞生二百周年，这次会议已同可能在巴拿马城举行的拉丁美洲外长会议结合在一起了，巴拿马城是博利瓦在一八二四年阿亚库乔战役前夕召集、于一八二六年举行的同盟会议的总部所在地。同时，乌拉圭和哥伦比亚两国政府还提议举行一次美洲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

为了消除在这个问题上的任何混乱，应该分清美洲国家组织在美洲体系范围内可能召集的会议和在纯属拉丁美洲一级的协商性质或其他性质的会议。前者是美洲会议，是在美洲国家组织范围内举行的，美洲国家组织是个区域组织，美国和拉丁美洲国家都是有权参加的，除了不是该区域机构成员的伯利兹、古巴和圭亚那之外。

(巴拿马)

美洲国家组织第十二次大会将在几星期后于今年十一月在华盛顿举行，美国和成员国的外交部长将参加会议。这次会议不会考虑在十二月召开一次美洲外长会议的可能性，因为十一月的会议将提供一个机会在这一级上审议本地区各国共同关心的问题。

会议或研究以前商定的议程上所列问题的会议，则是另一回事，这种会议由所有拉丁美洲国家参加，包括被排斥在美洲国家组织之外的伯利兹、古巴和圭亚那。

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亚历杭德罗·奥尔菲拉先生有效地帮助澄清了这种情况，因为他在九月十四日公开表示支持召开一次西半球各国首脑会议。因为他认为，美洲关系必须调整。奥尔菲拉先生在他的发言中设想在美洲国家组织范围内举行一次美洲最高级会议，当然，伯利兹、古巴和圭亚那不能参加。但是，奥尔菲拉先生继续说：

“拉丁美洲确实十分需要就其本身的观点取得一致，以便在西半球一级提出这些看法。”

奥尔菲拉先生想说的是，这是一次由拉丁美洲人参加、为了拉丁美洲人的拉丁美洲会议。只能作这样的解释。

奥尔菲拉先生在他的发言中考虑到可以举行一次专门的拉丁美洲会议，伯利兹、古巴和圭亚那是拉丁美洲国家，它们当然也参加。

拉丁美洲会议不同于美洲会议，它应该是这样的一种会议，在这种会议范围内，国家不论大小，相互之间没有敌意和对抗，为了保卫和促进拉丁美洲国家的共同利益，努力就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立场和战略达成协议。

互助条约即一九四七年里约热内卢条约在南大西洋危机期间不起作用这一事实，当然引起了拉美地区各方对本半球国家集体安全的前途的关注。这个问题无疑值得拉丁美洲各国的密切注意，应该是它们协商的主题，努力彻底地确定这个区域协

(巴拿马)

定的命运。拉美国家就此问题的协商应该在半球会议之前进行，因为半球会议无疑也应把里约热内卢条约的状况列入其议程。

我们认为，不采取及时的行动意味着，将于一九八三年在新德里举行的不结盟最高级会议，可能再次审议一九七九年在哈瓦那举行的不结盟最高级会议上东道国提出的废除里约热内卢条约的建议。当时由于巴拿马坚决反对，认为不合时宜，该项建议未予讨论，但是马尔维纳斯危机却使这项条约出现了新的情况。

国际关系现在经常受到尖刻的冷战对话的损害。地区性对抗已经扩延至其他地方，人们确实担心，没有谅解和交往，就不能使冲突的国家间和平往来，这就可能逐渐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

拉丁美洲具有自己的文化特征，有着经济和社会性质的共同利益，以及历史渊源，把我国同中美洲、南美洲、墨西哥和加勒比各国连成一个具有自己鲜明特性的区域集团。

拉美国家这个共同体最高度地重视其同美国的一切关系，而且正在本着相互合作和尊重其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以及尊重各国主权平等原则的精神，和谐地、真诚友好地努力发展这些关系。如果这些关系出现不利的影晌，如果拉丁美洲国家间或我们同美国之间出现紧张或不和，如古巴和尼加拉瓜的情况那样，人们自然会关心寻求和解、谅解与和平的道路，墨西哥总统何塞·洛佩斯·波蒂略和委内瑞拉总统路易斯·埃雷拉·坎平斯已经表示了这种关心；人们也自然会渴望寻求这种道路。

博利瓦在历史上把拉丁美洲国家召集在一起，他希望引导它们走向团结和一致；专门召集拉美国家在一起的区域机构，今天已是政治现实，是美洲国际关系系统的一部分。

最有代表性的拉美机构，是联合国系统内的拉丁美洲集团以及拉丁美洲经济体系，后者不仅是拉丁美洲协商和协调的机构，而且也是其在拉美政治家卡洛斯·阿

(巴拿马)

扎莫拉先生明智、干练和令人钦佩的领导下推动经济关系的战略的一部分。巴拿马向卡洛斯·阿扎莫拉先生表示拉美国家的谢意和感激之情，感谢他为促进拉美的真正利益所做的一切。

一般地说，区域组织是现代国际法的典型事例。这不只是涉及我们这个区域的一种现象。正如在联合国内有着区域性的拉丁美洲集团一样，也还有作为独立的各别实体的西欧和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集团、非洲集团、亚洲集团和东欧集团。

七十七国集团显示了第三世界区域集团的重要性，这个集团主要由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集团组成。它的工作影响到南北对话，涉及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一九八〇年代）国际发展战略，全球性谈判的进程和各种行动纲领的标准的采用。关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定期会议，第六届贸发会议将于一九八三年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第三世界各个区域集团，包括拉丁美洲集团通过拉丁美洲经济体系，在贸发会议开会以前都要举行协调会议，然后召开七十七国集团全体会议，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发言人就贸发会议上将要提出的各个专题陈述标准。

这说明了为什么要有纯正的拉丁美洲机构，有权同下列集团和组织在平等的基础上参与：亚洲和非洲集团、西欧和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集团、东欧集团、以及其他由具有共同利益的国家组成的组织，如非洲统一组织、伊斯兰会议、阿拉伯国家联盟和欧洲经济共同体。

拉丁美洲希望利用纯正的拉丁美洲机构加强其在本半球内外谈判的能力，这种希望是正当的。拉丁美洲希望从拉丁美洲的角度依照《联合国宪章》执行同世界各国友好合作的原则，对拉丁美洲的问题有拉丁美洲的解决办法。

前殖民帝国的计划不会改变它们往日的企图，它们力图控制认为对其具有战略价值的通往附近各国的海上航线。

在这里大会上，在安全理事会，以及在其他的国际论坛上，我们都已说过，殖民主义应受严厉谴责，必须予以消灭，不管是哪个国家或哪些国家推行的。我们仍然认为，殖民主义不管在哪里出现，都是一种罪恶。在美洲体系内，殖民主义没有合法地位。一九四〇年美洲各国外长对纳粹占领在美洲拥有殖民地的欧洲国家所表示的关注，当然也应适用于消除本半球仍在忍受的殖民状况。博利瓦在召开巴拿马会议时就已说过要消灭这种殖民状况。

巴拿马对外政策一贯的特点之一就是其反殖立场，按照这一立场，我们支持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要求。巴拿马认为，从历史和法律的角度来看，这些岛屿和附近的水域是阿根廷共和国版图的一部分。这就是一百五十年前法律上和事实上的情况，当时，大不列颠推行其帝国主义计划，结果控制了一些海洋和大陆，于是在违反阿根廷意愿的情况下插足这些岛屿。

今天英国在那里推行殖民政策，是与《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不符的，这些原则在联合国大会的许多决定中得到进一步的肯定和发展，足以构成一大厚本谴责殖民主义和扩张主义的法律准则，联合国组织所有会员国都必须予以尊重。

我国政府忠于这些决定，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一起，支持二十国外长要求把这个项目列入大会本届会议的议程，希冀通过联合国主持下的谈判，并依据国际法的原则和准则。对这个牺牲了许多人的生命，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找到最后的解决办法。

这项最后解决办法的基础必须是恢复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及其附属地的主权，及早撤出英国军队，以及立法保证有条不紊地从英国的治理转为阿根廷的治理，保障英国福克兰群岛公司雇员和居住在群岛上的英国国民的利益。

(巴拿马)

马尔维纳斯群岛及其邻近海域，法律是在阿根廷共和国主权管辖之下，可以把这种情况看作近似纳米比亚的情况。南部非洲各国对纳米比亚是非常重视的。南非借口安全需要来延长其对纳米比亚的专横占领，说什么好望角航线作为通向南大西洋及欧洲和北美各港口的途径，对西方文明的生存至为重要。

这两种情况，殖民国都对这些在殖民压迫下的国家国民的居住制造了种种障碍，几乎把所占领的领土孤立了起来，排除任何可能与殖民结构不相容的东西，为了它们的罪恶目的，改变这些受它们的殖民统治的领土的人口组成。

这就是比勒陀利亚政权提出其要求的借口，它要求说，沃尔维斯湾的领土、领水和领空都是南非领土的组成部分。

南非肮脏殖民主义的这种借口屡经大会拒绝，这种借口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为了继续武力占领马尔维纳斯群岛而提出的借口是一模一样的。在英国有人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个成员国占领马尔维纳斯群岛，对于控制南大西洋的海上航线和把石油从波斯湾运到西欧及美国东海岸，是必不可少的。这还同英国希望对其控制南极洲的计划保持一个战略据点有关。

南非要求控制沃尔维斯湾，英国却同样无耻地希望用武力从阿根廷夺取其主权的一部分马尔维纳斯群岛。

非洲和拉丁美洲，由于它们的反殖立场，同第三世界其他地区一起，都不会允许英国人和南非人继续它们的无耻立场；纳米比亚很快就将获得独立，包括其领土的一个组成部分沃尔维斯湾，正如马尔维纳斯群岛及其附属地将回归阿根廷的主权一样。

在南大西洋的殖民战争中，阿根廷的国家荣誉依然光彩夺目。在那块南方海域上，阿根廷武装力量果敢地表现了英雄气概和奋勇精神。它们为了保卫国土的完整，也是为了保卫拉丁美洲大陆的一部分，洒了鲜血；为了萨米恩托和圣马丁的故国，它们将提出进一步的要求，表现更大的勇气。

面对殖民的历史渣滓,拉丁美洲将携起手来,共同实现马尔维纳斯群岛回归阿根廷。拉丁美洲的民族精神必须不容迟延地实现这个目标。

我们受到了阿根廷人民的理想和希望的激励,希望一起去争取胜利。我们同他们站在一起,同英勇的阿根廷民族的这一代站在一起,世代地站在一起。

根据我们收到的一封信,十月十二日那天,在纳尔逊园柱将举行一次称为“胜利进军”的纪念活动,这是一种表达英格兰帝国主义形象的企图。

他们为什么要选在十月十二日呢?为什么要选在哥伦布日呢?在那一天,将有五亿人民庆祝他们的拉丁美洲文化传统。他们为什么要受这样的侮辱?我们要代表受此行动伤害的人们提出抗议,这种行动在当今时代是不合理的。

大会1960年通过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庄严地宣布需要迅速和无条件地结束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殖民主义,结束一切隔离和歧视的做法。这个宣言是关于非殖民化的宪章(第1514(XV)号决议)。它是我们时代精神的组成部分,目的在于在世界上彻底消灭殖民主义,战胜殖民国对执行旧金山宪章的一条基本的最高原则的反抗。

在非洲、拉丁美洲、亚洲和欧洲,还存在着殖民飞地,这是不属于今天的世界的。英国的飞地直布罗陀、香港和马尔维纳斯群岛,乃是冲突的根源,这些飞地是对它们所属国的一种侵犯,必须分别回归西班牙、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根廷共和国的主权。允许我借此机会说明一下,为什么中国政府能够拒绝英国首相提出的威胁,以及所谓根据国际法,满清同意把香港这块殖民地让与英国的条约是有效的说法。北京是正确的,它说,香港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大不列颠的主张所依据的十九世纪三个条约,是违反国际法的,因为这些条约是不平等条约,中国人民从未承认,因此北京有权在条件成熟时全部收回这块殖民地。

这些不平等条约不再有任何意义了。它们同1713年关于直布罗陀强加给西班牙的不平等条约和1903年关于这条沟通两大洋的水道强加给巴拿马的不平等

(巴拿马)

条约一样。

香港、马尔维纳斯群岛和直布罗陀都是违犯《联合国宪章》的不合理的时代错误。这些飞地必须归还中华人民共和国、阿根廷共和国与西班牙王国，这是尊重这些国家的主权的表示，也是符合公正的利益的，与我们时代的精神是一致的。

我愿谈一下另一个问题。中美洲地峡的局势也是我国政府经常关心的一个问题。萨尔瓦多的内战，该地区各国盛行的暴力和恐怖，威胁着人民的生命，其根源在于为了私利而利用人类的成果，业已存在的经济和社会不平等，以及几十年来拉美地区普遍存在的侵害人权和民主原则的状况。中美洲各国在没有任何外来压力和干涉的情况下已经选择了自己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为了在这个制度范围内取得适当的生活条件进行了漫漫长年的斗争，但是毫无成果，目前的武装对抗就是这个斗争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关键阶段。

由于中美洲这场内战的结果，和平的人民被迫流离失所，交战的集团越境转移，这就引起了与这些行动有关的各国武装力量之间的冲突。爆发一场可能席卷整个地区的灾难的各项条件俱已成熟，这场灾难还可成为外面大国公开干涉的借口，引起一场大规模的极其复杂的国际冲突。这就是我们对该地区一些国家的当局越来越赤裸的语言感到惊恐的原因，它们信口谈及某些国家间战争的可能性，而不想到这将会给该地区成千上万的妇女和儿童及各国带来的深重苦难。所有那些能够沉着地看待这个罪恶的可能性的人（该地区的许多人也希望我们这样看待）都承认，这场宣战对所有敌对各方都将是一场灾难。结果是搞得贫困不堪，负债累累，处境更其恶化，而却没能解决它们今天必须解决的各种问题。



(巴拿马)

这些英雄的人民还有着另一个不幸，超级大国都在单方面地力图夺取世界霸权，它们的争夺已经进入了中美洲地区，它们正在威胁着把那里只是争取其特性、独立、自由、公正和生存的人民变成它们争斗中的卒子。

因此，我们可以大胆地说，中美洲的问题，不进行对话是无法解决的。巴拿马随时准备着促进对话，所有有关方面都参加，特别是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

巴拿马总统唐里卡多·德拉埃斯普列利亚受到同样思想的鼓舞，他说，急需促进区域调解的机构，就拉丁美洲地区的内部冲突和外部冲突进行谈判。

巴拿马总统还说，他非常同情并且支持墨西哥总统何塞·洛佩斯·波蒂略先生和委内瑞拉总统路易斯·埃雷拉·坎平斯先生为谈判解决这些争端而采取的主动行动。这些领导人致函尼加拉瓜军政府协调员丹尼尔·奥尔特加·萨维德拉海军中校、洪都拉斯总统罗伯托·苏亚素·科尔多瓦博士和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先生，努力促进中美洲的缓和与和平。

里卡多·德拉埃斯普列利亚总统今年九月十七日在巴拿马向外交使团的讲话中，明确地阐述了巴拿马对国际问题的立场，他说：

“根据奥马尔·托里霍斯的政策，我们重申巴拿马属于博利瓦、属于拉丁美洲、主张中立、主张不结盟的地位，重申承认由这种地位而产生的各项义务。我们坚持我国的传统，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保持友好关系，并随时准备促进缓和与和平解决争端，特别是在我们所在的地区。

“我们支持各国主权平等的原则……我们继续支持拉丁美洲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集体目标，在各国主权和各国对其自然资源拥有永久主权的基础上，努力实现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和新的国际政治秩序。

“这包括自决权，即各国人民应能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选择他们认

## (巴拿马)

为符合其利益和愿望的任何政治制度。因此，我们将继续支持各国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保卫其独立和完整的努力，反对对别国，特别是对我们这个地区国家，进行任何形式的干涉和威胁。

“根据我们拉丁美洲的义务和我们博利瓦的传统，我们重申，巴拿马作为同盟会议的历史会址，它愿意成为和平解决我们这个地区各种问题的场所。”

波多黎各的独立，是拉美国家解放革命拖延已久的一项任务。博利瓦和这场以造反争取解放开始的持久斗争的其他领导人知道，只有在安的列斯各国人民把欧洲殖民者都赶走以后，他们争取独立的伟大事业才会结束。

在巴拿马同盟会议上，对实现当时在西班牙统治下的古巴和波多黎各的独立需要采取协同一致的行动，进行了讨论。这种愿望在巴拿马或其他的拉丁美洲国家并不是新问题。一九〇三年，曾三次担任共和国总统、也是本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的贝利萨里奥·波拉斯博士曾经说过，美国反对西班牙统治古巴和波多黎各，因为美国想称霸。

阿亚库乔战役以后八十年，古巴得到了解放。但是，波多黎各摆脱了西班牙的统治，却又落在美国的统治之下。应该允许波多黎各人民在没有任何压力和没有任何方面的任何干涉的情况下，决定他们自己的国籍问题和他们政治组织的性质和结构。

波多黎各问题有其历史渊源。本届会议议程上没有列入这个问题，并不是说有了解决办法，也并不是证明这个问题不存在。如果认为在这里出于国家的原因所进行的投票情况反映了拉丁美洲的公众舆论，那未免太天真了。总务委员会和大会上的辩论应使那个管理国知道，许多国家投给它的信任票不是永久性的。

显然，必须为和平进行对话，必须作出努力，达成永久的积极解决办法，保护波多黎各的政治特性和文化特性。拉丁美洲对波多黎各人民有着特殊的感情，承认他们的自决权，承认他们有权选择在同拉丁美洲这半球上所有其他国家平等的基础

上成为拉丁美洲的一部份。

黎巴嫩问题是同巴勒斯坦问题连在一起的，而后者乃是中东冲突的中心因素。随着时日的消逝，越来越清楚，如果巴勒斯坦人民不能充分行使其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中东地区实现公正、全面和持久的和平是不可能的。

大会一九八一年的第36/226A号决议，除了别的事项外，强烈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的侵略和对其城市村庄不断的轰炸和破坏，强烈谴责侵犯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及其人民安全的一切行为。

巴拿马反对和谴责恐怖主义，不管是穆斯林的、基督徒的还是犹太人的，不管来自哪里。但是，我们也反对和谴责国家恐怖主义，这是对人类良知最可鄙最可憎的罪行之一。

两星期前贝鲁特难民营的大屠杀震惊了全世界的良知。男人、女人、儿童和老人大批地被残忍杀害，这等于是种族灭绝。

法国政府把这些阴森可怖的惊人事实告知里根总统，里根总统已为在西岸建立巴勒斯坦人的家园想好了一项计划。

詹姆斯·赖斯顿九月二十二日的专栏文章报道说，法国军队抵达巴勒斯坦难民营之后，准许他们拆毁已埋的地雷，但是以色列军队却不准他们保护难民营。以色列的“基督教”盟友进入这些难民营，杀害居住在里边的人，而以色列军队守在外面警戒。

夏蒂拉和萨布拉的大屠杀，将是那些犯下这种反人类罪行的人名字上永远抹不掉的污点，世界公众舆论认为基督教长枪党人和以色列国应对此大屠杀负责。作为一种耻辱和臭名昭著的罪愆，他们将受到全世界的谴责，通过时间和空间，也将遗留给他们的子孙后代。应对这种残暴罪行负责的那些人，不可能具有对现时代文明有重大贡献的基督教或犹太教文化的道德价值。

(巴拿马)

玛喀比族的深重苦难，和希律下令对伯利恒无辜者的大屠杀，已经留在人类的记忆里，夏蒂拉和萨布拉大屠杀的滔天罪行也将同样地留在人类的记忆里。如果贝鲁特殉难者的牺牲意味着巴勒斯坦国家的诞生，那么他们就会死而无冤了。

不妨提醒一下大会，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不结盟国家的外长会议上，我曾代表托里霍斯政府阐明了巴拿马共和国在历次不结盟会议上宣布的外交政策的某些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在一九八二年同样有效，我愿再说一遍。

巴拿马政府坚持反对在世界任何国家驻有外国军事力量，是其对外政策的一条基本原则。

对于东方或西方违背自决权和不干涉他国内政、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的任何行动，巴拿马政府不会认为合理或进行袒护的。

巴拿马认为它负有一项历史使命，促进本地区各国科学和技术发展，以实现它们的经济和社会解放，实现它们的一体化。

巴拿马促进建立在团结和承认多元现实基础上的拉美民族主义思想。

巴拿马重申其观点，我们应该加强那种拉美民族主义，因为那是特别必要的，便于我们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解决我们的问题，促进拉丁美洲的利益，并阻止任何可能破坏我们各国人民的特性和我们各国主权的任何东西进入拉丁美洲的政策。

巴拿马优先重视其同姐妹邻国哥伦比亚共和国和哥斯达黎加共和国的关系。它认为必须协调努力促进我们的发展和边境地区均衡和谐地开发。

巴拿马尊重人权，把它置于任何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考虑之上。

巴拿马作为《阿亚库乔宣言》的签字国，尊重《特拉特洛尔科条约》，并在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和限制拉丁美洲各国的常规武器方面进行合作，但是这并不影响到我国保护领土完整和保卫自己免受本大陆或其他大陆殖民主义侵略的能力。

拉丁美洲忧虑地注视着关于埃塞奎博领土归属问题的争论。拉美地区所有国

(巴拿马)

家都深信，在谅解和公正感的基础上，在邻国间不存敌意的情况下，这个争端一定可以谈判解决，而且一定会得到合理的解决。

巴拿马欢迎使美国和古巴间关系正常化的努力。我们重申我们的立场，支持结束对古巴的禁运，声援古巴要求归还关塔那摩海军基地。

由于本地区各国的斡旋，我们希望，格林纳达和尼加拉瓜同美国的关系，在谅解、合作和睦邻的基础上，将会得到改善。

在中东，巴拿马认为，现存的冲突应在联合国范围内得到和平解决。巴拿马认为，一项公正持久的解决办法必须包括以色列撤出所有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尊重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尊重以色列和该地区所有人民和国家在公认的安全的疆界内和平生活的权利。

巴拿马承认巴勒斯坦人民享有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和建立自己独立国家的权利。至于耶路撒冷，巴拿马同梵蒂冈一样，不承认并吞耶路撒冷，并坚持圣地的国际化。同样，我们不承认并吞戈兰高地这是属于叙利亚的，也不承认并吞任何其他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

巴拿马将继续呼吁土耳其军队撤出塞浦路斯，尊重该岛的领土完整、独立和不结盟地位。我们要求遵守联合国的决议，特别是遵守大会第32/12号决议和安全理事会第365(1975)号决议。

巴拿马对伊朗和伊拉克间继续进行这场荒谬的战争表示惋惜。这场战争必须通过公正体面的政治解决办法，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予以结束，恢复这两个姐妹国家间的和平。

我们希望，伟大的朝鲜民族能开始进行南北方之间的建设性对话，使朝鲜半岛上这个伟大的政治实体能够重新实现和平的兄弟般的统一。

东南亚的紧张局势必须缓和，必须在所有有关各方的积极参与下通过谈判找到全面的政治解决办法，希望该地区的和平能迅速得到恢复。

(巴拿马)

至于南部非洲，巴拿马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种族隔离和比勒陀利亚政权对伟大的非洲民族大多数所进行的不公正的压迫。我们毫无保留地支持纳米比亚和阿扎尼亚人民的愿望，并重申我们对前线国家和南非民族解放运动的声援，特别是对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和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声援。

巴拿马是第一个承认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存在的拉美国家，它支持西撒哈拉人民的自决权。

巴拿马也是率先表态反对苏联干涉阿富汗的国家之一，呼吁遵行大会各项决议撤出外国军队和尊重阿富汗的领土完整、独立和不结盟地位。

巴拿马作为一个使用印度洋并属于第三世界的海洋国家，继续热烈地支持《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宣言》，并谴责东西方超级大国在这地区的争夺，因为这对印度洋沿岸各国乃是个威胁，也是引起它们忧虑的根源。

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在他向大会本届会议所作的报告中表达的思想，是非常发人深思的。

我们虽然不希望同他前任的报告作任何比较，但我们认为，这个文件的特点是，明确诚实地描述了联合国的现状和指出了在履行《宪章》规定的职责方面的疏忽、推诿和不足之处。秘书长肯定地说，这些缺点破坏了世界公众的信心，并对应该采取什么行动来重获那种丧失的信心提出了积极的建议。

一九七八年，我参加了大会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当时我说：

“联合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成立的，作为一个合作的机构而非对抗的机构，但迄今一直未能使这个旧金山宪章中规定为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机构成功地起作用。其证据就是：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国之间在近东的灾难性冲突；巴勒斯坦民族的苦难，其不可剥夺的权利遭到蹂躏；黎巴嫩人民受到可耻的侵略和不可言状的苦难；土耳其的非法行动占领塞浦路斯共和国，带来了灾难；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可鄙地征服纳米比亚；

实行可憎的种族隔离，歧视南非广大的土著民族……〔亚洲和非洲〕姐妹国家间的流血冲突，以及可恶的殖民主义细胞仍然是拉丁美洲地图上可恨的污点。”

(A/S-10/PV. 10)

在过去的十年中，有六年巴拿马担任了安全理事会的成员，在此期间，巴拿马并不是想要解决联合国的许多政治难题，但曾努力使安全理事会摆脱其虚脱状态，以便能执行其《宪章》规定的职责。

我们开始工作后，发现我们正处于类似早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由于国际联盟的失败而出现的境况，早年的原因是大国表现的消极态度，不愿意采取《公约》中规定的执行行动，因此就使国联失去作用，失去威信，终于瓦解。

在会员国间有冲突、紧张和对抗这种严重情况时就犹豫不决，不能采取必要的预防或纠正行动；大中小会员国都不遵守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决定；超级大国坚持制造和储存核武器和具有同样滥杀效果的常规武器，包括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这些国家无视大会关于裁军的屡次特别会议所通过的决定；以及其他许多类似性质的情况。所有这些，就象过去一样，今天导致了全世界人民的灰心和沮丧。

在联合国中，中小国家占极大多数，我们这些中小国家的代表，年年都在重复我们的谴责，重申我们的愿望，投票支持不仅是公正的而且显然是可行的解决办法。但是，联合国组织的行为却毫无改变。蔑视邻国权利的情况仍然存在，仅是要求面包、正义与和平的几亿人的处境仍然悲惨。我们已经提请大会注意了这些状况，并就此进行了辩论，但结果只是成千上万页的文件，现在联合国的档案室内束之高阁。

所有这些就是秘书长向我们提出各种看法的背景，这犹如惊恐的呼叫和痛苦的呐喊回响在我们的耳际。

我们必须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述这个真相，尽管痛苦地知道不管我们说什么都是浪费口舌。然而，我们不能听任这个世界组织恶化下去。这种情况是可以阻

(巴拿马)

止的，也是可以补救的。我在执行公务时经常走遍了第三世界国家；因此我确信，各国人民对联合国缺乏信心并不是否定这个世界组织。他们希望恢复这个组织的活力，使它能利用丰富的资源来解决人类切身的问题。

中小国家不会放弃它们的理想和愿望的，因为这些理想和愿望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中铸成的，也是《联合国宪章》所表达的。它们不会放松争取公正持久和平的努力，不会停止集体安全和个人安全的呼吁。它们没有听任压迫。也没有失去对公理的信心。

它们确信，它们的坚定不移一定会排除阻碍联合国采取行动的各种障碍，一定会排除阻挠实现《宪章》目标——保证和平、巩固安全和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种种障碍。

中小国家缺少建立更有效的集体安全体系的物质手段。但是，我们能做到的是在国际论坛上大声疾呼，就象我们现在在这次大会上做的那样。我们可以用一致的声音讲话，呼吁大国停止争夺和对立，把它们的资源和潜力用来为联合国服务，并执行秘书长的建议，举行一次最高级别的安全理事会会议，深入讨论这个国际社会的各种重要问题。

我们必须加强联合国的尊严，使它回到创建时呈现的那种精神，致力于初创时期各国共同承担的任务，这些国家曾经遭受到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纳粹法西斯侵略的物质破坏和人类劫难。

我们可以充分的想象力和决心联合起来，共同努力履行旧金山宪章对人类所作的神圣诺言——拯救我们的这一代和子孙后代免遭战争和自我毁灭的灾难。

时不我待，请注意新德里不结盟会议的呼吁，将揭开人类历史的一页，这一页将揭示对我们共同命运的觉醒和各国人民的团结。

主席：我谨代表大会感谢巴拿马共和国副总统刚才的重要讲话。

巴拿马共和国总统豪尔赫·伊留埃卡先生阁下由人陪同走下讲坛。



## 议程项目9 (续)

## 一般性辩论

邦戈先生(加蓬) (法语发言): 我荣幸地在大会发言, 并以加蓬代表团和我个人的名义最热烈地祝贺伊姆雷·霍拉伊大使当选为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主席。我们知道, 他外交经验丰富, 才华横溢。前面的各位发言人都已经对此表示赞扬。因此我深信, 有了他明智、合理和公平的领导, 我们将能在平静和庄严的气氛中工作, 得到有益的成果, 不会辜负我们大家的期望。所以, 我要在此向他保证, 加蓬代表团随时准备以他希望的方式进行合作, 协助实现他的目标。

对于伊拉克外交部副部长、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主席伊斯马特·基塔尼先生, 我要说, 我们有多么敬重他的见识、能力和稳健态度。由于国际局势严重恶化, 他在任期内不得不处理许多困难和微妙的问题, 自始至终表现出这些才能。

加蓬政府已经有机会正式祝贺新任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当选为联合国首脑。我愿在此对他的任命再次深表满意, 那不但是秘鲁的光荣, 也是整个第三世界的光荣。我也要再次向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保证, 他在完成困难而棘手的任务时, 始终可以得到加蓬政府必要的理解和支持。

我们各会员国代表每年在这里聚会, 审查国际局势, 这已经成为确立下来的传统了。我们评价前一届会议以来的成绩, 交换对前景的看法, 以努力共同确定今后一个时期要达到的目标和要完成的任务。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是在非常戏剧化的气氛中开幕的, 其标志是黎巴嫩的悲惨事件、伊朗同伊拉克之间兄弟残杀的戏争、南非侵略安哥拉、外国占领军驻在阿富汗和柬埔寨, 更不必说危及世界其它地区安全与和平的另外一些紧张局势策源地了。

(加蓬)

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冲突是缓和与国际合作的根本基础，但现在却越来越让位于不加掩饰的和盲目的使用武力。这种现象日益频繁，现在简直成了外交通例了。

各国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虽然已经得到普遍公认，但是那些处于支配地位的国家对此还远没有接受和实行。

政治和经济支配的新形式正在出现和发展，加重了不正义和不公平的现象，是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紧张与冲突的根源。

不容否认，国际关系现在正经历一个困难的时期，紧张与冲突的持续不已使联合国受到相当严峻的考验，使国际社会面临着新的危险。

在中东地区，以色列最近入侵黎巴嫩，造成灾难性后果，使该地区原来已经一触即发的局势更加复杂化了。最近对贝鲁特巴勒斯坦难民营的大屠杀使人震惊，令人发指。国际社会同声谴责这一丑恶罪行，它埋葬了迄今为止迫使人们尊重非战斗人员生存权利的某种道德观念。让我们希望这种罪行不致引起新一轮轻率、凶残的暴力行为，使更多的无辜人民又要首先遭殃。

中东局势十分严重，联合国必须在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各大国的全力支持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尽一切力量来制止战争，寻求全面、公正和持久的解决办法，在这个历尽动乱的地区恢复和平。这样一种解决办法决不能依靠武力，而必须为所有各方接受，因为很显然，任何解决中东危机的办法如果不能顾及所有各方的利益，都是行不通的。这就要求以色列归还一九六七年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巴勒斯坦人参加和平谈判，当然还要有一切必要的国际保证，使所有各方都有权在安全和得到承认的边界内生活。

另外，加蓬严重关切伊拉克和伊朗之间旷日持久的流血冲突，这场冲突威胁着世界上如此敏感和重要的地区的和平与安全。

加蓬由于同上述两国都有着密切的友好关系，所以再次呼吁两国领导人表现出

责任感和现实主义，停止自相残杀的战争，以便按照《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和两国都赞同的不结盟原则开始对话和谈判。

在伊朗边界上还有另一场紧张局势，使世界这一地区的局势更加具有爆炸性，那就是处于激烈的内战而四分五裂的阿富汗。

联合国必须继续进行过去已经采取的行动，继续努力使在那个国家作战的外国军队撤离。只有在外国军队撤离之后，有关人民才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意愿，决定他们所选择的政权，只有这样一个政权才能保证阿富汗的主权，维护其不结盟地位。

这也适用于柬埔寨。由于外国军队的存在，柬埔寨得到国际承认的合法政权不能够在全部国土上行使权力。我们鼓励柬埔寨的自由政治力量以及那个区域的独立国家采取主动，恢复柬埔寨的合法统治和民主。

关于朝鲜半岛，由于双方现政权的政治选择不同，朝鲜分裂成为截然对立的两个国家。这是过去冷战时代东西方争夺对抗的结果。加蓬忠于自己的箴言：对话、宽容、和平，我们一贯建议双方坐到谈判桌旁，不受外来干涉地共同寻求能使国家统一的方法和手段。最近，加蓬国家元首哈吉·奥马尔·邦戈阁下又一次重申了这个立场，他说：

“只有通过对话，本着一九七二年七月四日两个朝鲜向全世界宣布愿意和平统一的联合公报的精神，朝鲜半岛才能实现和平统一，不但有利于朝鲜的和平与安全，而且也有利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上述各个冲突的激烈程度看来已经引起了两极分化并吸引了国际社会的注意力，使它似乎不那么关心非洲的情况。这是否要我们认为非洲的问题只是次要问题，只有黑非洲以外的事才能自然地激起同情和兄弟团结？

然而，由于南非种族主义者在其种族隔离的非人政策指使下从事侵略行为，非

(加蓬)

洲南部的纳米比亚、安哥拉和其它地方的非洲人正在并且继续在成千上万地死亡。尽管国际社会同声指责，尽管联合国进行呼吁和谴责，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府若无其事地继续实行可耻的种族分离政策，继续对黑人施行恐怖和暴力。高效消灭肉体的办法现在已经司空见惯。种种不公正的法律不断强化，而且越来越复杂，企图进一步制服和奴役黑人。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泛非主义者大会中的黑人儿女进行英勇的反抗斗争，每天都在遭到监禁、酷刑、折磨和杀害。

这种受到众人彻底反对和谴责的穷凶极恶的政策之所以还能实行下去，完全是因为主要国际资本大力支持，因为在南非拥有强大的各种利益的那些国家政府无可抵赖地合谋。我们再次呼吁那些国家的政府按照联合国的决议停止同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府的一切合作，对比勒陀利亚政府施加一切必要压力，迫使它放弃种族隔离政策，让黑人多数最终能得到尊严，享有同等权利和义务，在国家生活中占据应有的位置。

在纳米比亚问题上，南非政府看来并不想让步，也不想遵从国际社会的意愿。纳米比亚早就应该独立，可是由于比勒陀利亚拒不停止对这个国家的非法占领，所以就年复一年地拖延下去。南非军队面临纳米比亚英雄人民的勇敢抵抗，不但在无辜平民中制造恐怖、大肆破坏，而且现在还公开进攻邻国、特别是安哥拉。大国对世界和平负有责任，现在却容忍这种违反国际法、藐视国际道德准则的傲慢侵略政策，这是不能容许的。组成联系小组的西方五国政府必须迫使比勒陀利亚政府接受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中的解决计划，那是进行谈判的唯一有效基础。

比勒陀利亚玩弄种种花招，企图为它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和在安哥拉领土驻军进行辩护，可是这骗不了任何人。企图把从纳米比亚撤军和古巴军队驻在安哥拉这两件事联系起来的这种讹诈是不能容许的，必须加以抵制。实际上我们大家都知道，南非非法占领的是属于联合国最高管辖之下的国际领土纳米比亚，而古巴军队

(加蓬)

驻在安哥拉是完全合法的，是根据两个主权国家完全独立、自由地谈判和达成的协议的。因此，根本不可能把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联系小组五国政府必须使南非政府认识到这一点。非洲以及整个国际社会都要求南非撤出纳米比亚，使进行了如此英勇斗争的纳米比亚人民能够自由行使自决权，在国际上成为领土完整的主权国家。

这样，联合国就能结束一个具有时代错误的殖民局面，这种局面是不能为今日的世界接受的，今日世界上所有人、所有民族、所有国家都应该是自由、平等和自主的。

扰乱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暴力、冲突和战争，都是人类自我毁灭荒唐逻辑的一部分。荒谬的军备竞赛注定会带来这样的结果，军备竞赛的速度和规模越来越令人不安。日益精密复杂的核武器和其它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生产和积聚还在继续，效力可怕的生物和化学武器正在发展，其必然结果是全球大战。这种全球性灾难的现实危险虽然人人皆知，但是不幸还不足以制止大国的军备竞赛。描述一番花费在军备上的巨额资金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痛斥一顿军备浪费了本来可以用于发展需要的种种资源，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可是，人的本性就是如此，显而易见的却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地走自己的路，哪怕前面就是无底深渊。

今年六月在此举行的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没有成功，就是这种盲目性的可悲例证。在那届会议上，无核武器国的代表象在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会议上一样，强烈谴责荒谬的军备竞赛，浪费资源，并敦促大国停止超额军备的政策，废除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开始进行全面彻底的裁军。遗憾的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一呼吁只是耳边风，会议没有能够提出任何积极的措施。

不过，加蓬仍然认为，我们不应该失去希望，已经开始的工作应该继续下去，以说服大国对联合国采取更加合作的态度，而联合国在裁军谈判中必须能够充分、恰当地发挥作用。

(加蓬)

全面彻底裁军具有极端的必要性。这不仅是因为它将永远消除日益增长的全球冲突危险，而且还因为它将把现在被军备竞赛吞没的巨额资金解脱出来，以便能够用来使今日处于普遍崩溃状况的世界经济复苏。

世界银行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最近进行的许多研究确实显示了世界经济局势十分暗淡的景象。经济扩展在减退，所有区域、所有类型的国家，不论其发展水平或经济结构如何，都不能幸免。发展中国家的减退尤其明显，失业大量增加，国民收入不断地大幅度下降。

国际经济局势不可能在今后几年中使发展中国家恢复增长。只要工业化国家的经济还没有显著的复苏，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将继续下降。同样，资本货物价格上涨和商品价格下跌反映出贸易条件恶化，放弃固定平价和利率的增长使国际货币体制失灵，给偿付债务造成难以承受的负担。这些使我们没有理由感到乐观，都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发生经济衰退的原因。

工业化国家对这种局面似乎并不关心。恰恰相反，它们打着本国利益的旗号加倍实行保护主义措施，公然违反本来就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准则。

正是为了在世界经济尚未调整之前对付这种局面，我们认为必须要求增加双边援助，特别是增加官方发展援助。同样，多边机构在这方面应该采用更加灵活的方法。

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拨给发展中国家合作的资源份额以更加优惠的条件发放，世界银行在加强干预手段的前提下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这些都是可取的做法。

我在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上发言时说过，我对应该发起全面谈判的墨西哥坎昆会议寄予很大希望。不幸的是，谈判至今还没有进行，千百万要求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人们无法理解为何我们今年还是不能达成协议使谈判得以开始。

(加蓬)

正是为了减轻南北对话中我们大家都感到遗憾的这种一时失败，发展中国家一直在努力按区域和分区域组织起来。例如，在我国所在分区域，由加蓬共和国总统哈吉·奥马尔·邦戈阁下倡议，十一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今年在加蓬的利伯维尔开会，根据《拉各斯行动计划》的精神，奠定了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基础。这个组织应能使我们具备扩大和促进成员国之间贸易与经济发展、激发和巩固区域团结与合作的机构。

经济计划中注意到的这种团结与合作的必要性，在文化方面也是同样迫切。在深深意识到民族认同的各国人民争取发展、壮大和自强自重的斗争中，这显然是必不可少的。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在文化领域中，也是由邦戈总统倡议，拥有一亿五千万左右人口的班图民族各国代表在加蓬开会，以求更准确地划分出发展的文化规模，并探讨是否可能设立一个班图文明国际中心。今年七月在墨西哥城举行的被称为文化政策世界会议的教科文组织文化政策会议已经同意了这个项目。

面对着这一切问题、这一切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困难，自然会产生一个问题：怎样才能创造更加有利于国际关系的气氛，怎样才能提出会满足各国和各民族愿望的解决办法。

加蓬代表团认为，联合国必须更多地得到会员国的有力支持，才能成为协助国际社会巩固各国的独立与主权，维护国际安全，加强世界和平的有效工具。

吴漆兰先生（缅甸）（英语发言）：我很荣幸地代表缅甸代表团热烈祝贺霍拉伊先生由大会一致选举担任他的崇高职务，并保证他在履行职责时能得到我们的支持和合作。我们十分荣幸能得益于他的智慧和经验，并相信他具有执行我们的繁重任务所需的坚韧不拔的精神和深谋远虑的才能，因此他定能领导我们进行大会的各项审议工作。

其次，我们非常感谢卸任主席伊斯马特·基塔尼阁下，因为他出色地主持了上届大会的工作，并作出了极大的努力使会议圆满结束。

本届大会举行之时，国际形势正充满着紧张气氛和严重的世界性问题。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在目前的世界形势中，国际关系中几乎所有各方面都不可否认地面临着一个非常动荡不安的时期。显然我们有许多难以应付的情况，政治上，大国之间的关系出现每况愈下的趋势，它们之间的紧张气氛日益恶化；经济上，世界性的衰退越来越严重，造成国与国之间利益冲突；种族之间产生分裂，区域关系中一些历史上的不和现象现在又死灰复燃；危害人生和国际秩序的恐怖主义行为日益增多。这些有害的现象结合在一起，有可能危害国际和平、稳定和安全。

本届大会将讨论的议程项目名目繁多，这就反映了当今世界上有五花八门的复杂问题。一些最为重要的问题已纠缠了我们多年，而且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日见恶化。联合国面临的棘手的困难局面之多，远非它在创建时预料所及。联合国的会议以及机构和组织因而越来越多，使联合国的人力和财力受到的压力更大。联合国需要进行的活动和应付的情况其范围不断扩大，但它的年度预算却必须保持在可以合理地指望全体会员国予以接受和承担的款额之内。如何解决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是大会的一个难题。

缅甸代表团并不想长篇大论地谈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要处理的一大串问题。我们将集中讨论我们认为当前十分艰难危险的世界现实形势中种种主要的政治和经济问题。



(缅甸)

国际社会谋求实现裁军，但世界社会的这个愿望仍然没有实现。现在要求裁军的国际运动日益高涨，但另一方面，军备竞赛却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向前发展。用于毁灭性目的的费用本已十分庞大，现在更是有增无已。这真是非常荒谬的事。但不管出现什么情况，关键的问题仍然是如何实现裁军。我们认为，实现裁军无非有两种办法：相互达成协议，或单方采取行动，但是，目前的政策是实力地位政策，它所凭借的是作为最终决定因素的摧毁力优势。因此，这种政策就成了上述两种进程的心理障碍。我们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如果敌对的一方决定大搞军备，另一方必然会采取同样的行动，于是，武器本身就使人更加恐惧，更为互不信任，成为裁军和军备控制取得任何进展的最大障碍。

所有这些都使人得出一个结论：除非能创造出一种彼此有信心和互相信任的适当气氛，使大家相互谅解，可以作出必要的让步和妥协，否则达成协议的前景就很暗淡。

当今实行的军备控制的主要理论是稳定核威慑，即每一方都因为害怕同归于尽而不敢发动攻击。威慑确有其用，而且迄今为止已制止了另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但是稳定的威慑并不能制止军备竞赛。大家都努力保持威慑力量，就会使核武器不断扩散。现在国际局势依然紧张，大家都很害怕，看不到实现裁军的前景。

显然，这是与急需想办法解决核武器难题这种普遍的观点不相容的。如果再不理智一点，人类似乎便注定要生活在前途茫茫的痛苦之中。因此，现状不仅不够好，而且事实上也无法持久，因为对于现状所强加的长期不断的压力，人类不能再忍受太久了。

在军备竞赛中谁都不能期望获胜。这是人人不言而喻的事情。我们认为，从事这种冒险活动的国家，唯一理智的做法，是呼吁停止竞赛，决定同意开始一系列进程，削减它们的核武库。为了减少因估计错误或偶然事故而爆发核战争的危险性，我们希望两个主要核大国将使它们最近恢复的战略核武器双边会谈继续下去，

( 缅甸 )

并拿出足够的政治意愿来确保它们的讨论获得成功。 目前的分歧可能是很严重的，但在两个主要核大国就如何处置它们的战略武器一事取得协议之前，军备控制战线方面是无法取得任何进展的。

对军备竞赛负有主要责任的国家必须在形势允许的情况下尽快开始进行从威慑到裁军的这一关键过渡，因为不用多久人们就会无能为力，无法开始这一进程了。之所以提倡这种做法，主要是因为归根到底，这种过渡是人类继续生存的唯一希望。

今年中东的事态发展急转直下。 紧张局势加剧，战事升级，结果导致对黎巴嫩的直接军事干涉。 对于派遣如此庞大的一支讨伐军这种政策和做法，只能深表遗憾。 这一行动是对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公然侵犯，也是使用和滥用武力的又一事例。 十分明显，这种行动完全违背了国际关系的行为准则，因而对于将来不是好的预兆。 对此，缅甸代表团仍然感到十分关切。

在黎巴嫩最近发生的冲突中，无情的暴力横行，致使伤亡惨重，人民痛苦万分。任何留意黎巴嫩局势发展的人，无不为之震惊。 中东形势总的轮廓或许已有所改变，但这并未改变以下这一事实：该地区急需有一种全面的解决办法。 同样明显的是，在巴勒斯坦问题不以有关各方都满意的方式解决之前，中东的和平前景就不大可能光明起来。 这一问题实际上是所有中东问题的原因所在，并将继续是世人良心的负担。

讲到这些我要重申：缅甸代表团支持黎巴嫩在其国际公认边界享有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并支持安全理事会在这方面的所有决议得到充分实施。

我们认为，中东问题和巴勒斯坦问题两者是相互纠缠而无法分离的。 因此，任何一种政治解决办法都必须包括两者在内，不能只顾其一而不顾其二。 这就意味着，只有由有关各方充分参与谋求一种全面解决的方法，才有可能在中东实现持久和平。

( 緬甸 )

大会力图解决中东问题和巴勒斯坦问题，已经年深日久了。 当事双方不共戴天，以色列或巴勒斯坦双方都拒不承认对方的存在，拒不承认彼此有立国的权利。 这就是使许多有关问题不能解决的主要障碍所在，使人们难以进行建设性的有效谈判，来达成一项符合有关各方利益的中东持久和平的解决办法。 冲突双方现有的立场，一方是同仇敌忾，另一方是剑拔弓张。 由于它们采取了这种立场，任何一方都没有什么迹象表明愿意首先打破这一僵局。 我们认为双方只有共处而别无它择。 但是，如果目前有关各方不改变各自的态度，就不可能有共处可言。

中东问题的感情色彩很浓，政治因素复杂；缅甸代表团对这一点并非低估。 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认为这一旷日持久的冲突不能通过武力而只能通过谈判予以解决。 现实主义的态度要求冲突各方学会相互容忍，因为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办法可以使相互间的关系较为合乎人道，较为和平和安全。 谈判的道路可能是漫长而沉闷的。 但是一旦有了意愿，世界上不论多么棘手的问题，都可以在双方都不失体面的情况下通过谈判得到解决。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世界社会就被柬埔寨问题和阿富汗问题的纠缠不已。 这两国尚未解决的局势在继续危害各自地区睦邻和合作关系的发展。

缅甸代表团在大会历届会议期间曾对两国遭到武装干涉一事表示遗憾和深切的忧虑，因为这种干涉是无可辩解和宽恕的。 我国对两国局势的态度，对解决问题的意见，都是基于我国对联合国宪章原则的一贯坚定的支持，因为宪章明确地提倡尊重各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并把这些看作是各国间国际关系应严格遵守的基本原则。 以违背联合国宗旨的任何方式在国际关系中威胁使用或使用武力的做法，均为《宪章》所不容。 《宪章》严格责成各国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并不以任何方式干涉任何国家管辖范围内的事项。 \*

缅甸认为，只有所有国家都言行一致，严格遵守这些原则，才有可能促使法治得到逐步的建立和普遍的尊重。

\* 副主席巴索尔先生（上沃尔特）主持会议。

( 緬甸 )

以任何幌子或任何借口直接或间接地违反这些原则，都会使人类实现和平公正的世界秩序的希望遭到沉重的打击。由于同样的原因，任何大小国家无论在何时何地违背这些原则，诉诸武力，其结果必然是严重地削弱和损害这些原则，造成影响深远的局面，使世界各国忧虑重重。

正是本着这种精神，緬甸代表团支持大会的决议，吁请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柬埔寨和阿富汗，吁请外国严格遵守不干涉和不干预的原则。为了使柬埔寨和阿富汗两国人民能自由地按意愿行事，决定自己的命运，就必须具备这些条件。

在柬埔寨和阿富汗两国内外形势正在发展的时候，我们希望两国领导人能控制冲突，并找到和平的方式来实现政治解决和民族和解。

安全理事会1978年9月第435(1978)号决议所设想的纳米比亚的独立，本是早就应该实现的事。既然该决议所载的联合国计划已在原则上为争端所有各方所接受，我们当时以为纳米比亚争取自由的斗争已进入了最后阶段。但是，在其后几年期间，通向纳米比亚独立的道路曲曲折折，时而看到希望，时而又遭到挫折；其主要的障碍就是南非顽固不化的态度。与此同时，南非对前线国家的军事行动逐步升级，结果使南部非洲的政治僵局恶化，使每况愈下的形势更为严重。最近有报道说，谈判的努力正继续进行，这表明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前景有所改善。我们希望这种改善能继续下去，而不要象以前那样半途而废。在第435(1978)号决议有了确定的实施时期之前，纳米比亚独立的前景将仍然是极不可靠的。

緬甸代表团重申它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的领导下享有自由、独立和包括沃尔维斯湾在内的领土完整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我们期待早日实施给予纳米比亚独立的联合国计划。

联合国海洋法会议通过了一项综合全面的海洋法公约，在海洋使用的所有方面建立了一种国际体制。我们对此表示欢迎。公约的大部分规则早已作为习惯法准则而在实践中加以运用；新的公约使它们取得完全合法的地位。这套规则是经过大家

( 缅甸 )

绞尽脑汁，仔细地兼顾各方的利益，互相妥协，进行了九年的艰苦工作和极为复杂的谈判才达成的，其目的是为了使公约获得广泛的接受。容忍人不支持这一公约，就意味着海洋方面将无秩序可言，而且永远再也不可能编出一部可以普遍接受的法典。

世界经济处于长期的危机状态，使整个国际关系更为恶化。世界上一些主要金融组织和贸易组织所作的预测，都是令人十分泄气的。它们预测穷富国家之间的差距将日渐扩大，其原因是经济增长速度减缓，为发展所提供的现金援助额减少，世界贸易因保护主义而日益减退，货币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要使世界摆脱目前的危机，就必须首先对付通货膨胀和失业这两个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面对这种局面，如果我们不能制止这些影响世界经济的经济逆流，我们纵然有最美好的打算，纵然作出了最大的努力，到头来也会是一场空的。

国际经济生活的所有部门都感觉到世界经济一片混乱的后果。它们的破坏性影响，任何国家都不能幸免。它们对发达国家的影响表现为增长速度减缓，国际收支逆差增加，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提高。这些国家正越来越倾向于通过保护主义、减小国际收支逆差和为制止通货膨胀而紧缩银根等办法，来解决它们的问题。我们希望，发达国家在为了整顿它们的经济而采取上述各项办法时，应尽可能使发展中国家少受损害。

发展中国家除了遇到同样的问题之外，还面临着贸易条件日渐恶化，对初级商品的需求日益减少，以及因利率提高而债务增加等问题。

所有这些都表明，现在的各种经济力量有一种复杂的相互作用，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产生影响。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世界经济和国际经济关系方面的种种问题，是需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之联合采取行动的共同问题。显然，这一形势要求大家作出不懈的努力，为合作打下基础。要使居于少数的发达国家和占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两者之间互相冲突的要求和愿望和谐起来，同样需要大家尽力容忍，

( 缅甸 )

互表诚意。我们认为，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在当今世界上，经济发展已成为促进国际合作的问题，因此它需要处于所有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对此取得一致的观点。

此外还需要解决世界经济结构方面的某些差异，以便使将来的经济制度比现在的较为公平合理。我们曾经希望，通过发动全球谈判就可以开创这样一条途径，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关系建立在一种现实、公正而持久的新的建设性的基础之上。但此事并未实现，发展中世界为此感到相当失望。要开始这一进程，唯一的办法是劝服各方采取较为灵活的态度，本着彼此需要和彼此负责的精神团结一致。

缅甸代表团认为，对抗的道路，以及以敌对的精神变态心理进行谈判的道路，都无法使我们摆脱目前的不稳定局面，无法解开僵局。要建设通过全球谈判的桥梁，各方都需要有大智大勇的政治家，要诚心诚意、公道合理，最要紧的是实事求是。世界的经济问题是结构性的问题，因此只有在整个国际经济关系的范围内才能得以解决。

我们发表这些意见，不过是想强调指出我们认为在当今世界形势及其各种问题的主要特点的东西。毫无疑问，整个国际关系现在正深深陷入危机之中。我们希望本届大会将取得成果，并将标志着一个重要的步骤，使许多原封不动的老问题能朝着解决的方向前进。迎接这一挑战，是我们大家应尽的义务。

布兰科先生（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法语发言）：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在这个庄严的大会上，对于我们深感忧虑的使国际关系蒙上一层阴影的严重问题，不能保持缄默。这些问题十分严重，已经危害到世界人民的安全，威胁到各国之间的和平与团结。

今天希望生活在尊严和自由之中的世界人民所受到的威胁，所受到的野蛮侵略、不可容忍的干涉和暗中敲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厉害。有些人以为天命在身，每当人民要求自决权利、每当人民为自由而斗争和牺牲，他们就蓄意制造悲伤、痛苦、灾难、恐怖、贫困和破坏。

在这种时刻，我们不能不看到巴勒斯坦人民的英勇表现。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及其英勇的战士在枪林弹雨之中所表现的勇气和决心，让犹太复国主义及其盟友上了关于人民抗暴斗争的精采一课。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二十一世纪即将开始之际，竟然还出现这种令人发指的野蛮行为。动手施暴的那个假仁假义的国家受到其罪恶昭彰的同伙的保护。它的狂妄症目前已发展到最严重的阶段。这种暴行向有责任感的人类明确指出了他们所面临的威胁，并表明，为了消除这种威胁，我们必须更坚决地共同维护世界各国人民所珍视的理想和原则，结成一个牢不可破的团结网。

国际社会必须更有力、更坚决地谴责和抵制灭绝巴勒斯坦人民的阴谋。骇人听闻的贝鲁特西区的浩劫，最近在巴勒斯坦难民营发生的大屠杀，使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事业的千百万男女良心不安。面对各国人民争取自决和独立的斗争史上前所未有的这种滔天罪行，他们坚决拒绝以视而不见，见后即忘的态度躲闪退避。对于犹太复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来说，巴勒斯坦人民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犯了什么罪？巴勒斯坦人民合情合理的要求返回家园、根据自己的意愿建立国家和收复被武装占领的领土的权利。在过去的三十五年中，他们的土地被抢夺，他们遭到流放和杀害，对他们来说，除了为争取被人忽视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得到承认而进行斗争外，难道还有别的选择吗？

以色列在黎巴嫩的野蛮暴行，犹太复国主义军队对一个主权国家，一个联合国会员国部分领土的占领，以及美国为了阻止对这种罪行进行一致谴责或采取《宪章》规定的制裁行动而多次使用否决权的行为，使我们可以总结指出，有人为了更好地维护它们之间伤天害理的同盟而蔑视有关国家间关系的法律和国际惯例。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和其唯一代表巴解组织。因为我们将荣誉、尊严和国家独立视为任何人都破坏不了的崇高准则。

谈到犹太复国主义军队侵略黎巴嫩并武装占领阿拉伯领土的同时，我们还要提一提种族隔离政权的种族主义和恐怖主义军队侵略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并占领其部分

(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

领土的行为。 种族隔离政权的存在是当代生活的又一个丑恶现象。 上述行为反映出特拉维夫和比勒陀利亚政权本质相同，其言行也是相辅并行的。 将纳米比亚在西南非人民组织领导下取得独立同古巴国际主义部队撤出安哥拉领土相提并论，是对一个主权国家和联合国会员国的内政进行不能容忍的干涉。 此外谁都不能说不知道安哥拉政府为什么要求友好国家提供援助，以更有效地保卫其主权和领土完整。 大量南非恐怖主义和种族主义军队的存在，给该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这些军队非法占领了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部分领土。 在国际法受到肆意破坏的情况下，国际社会再次表现出默许的态度，这种消极态度对南非最有利，使它可以屠杀无辜的平民，破坏社会——经济基础结构，并维持其非法占领，而不受任何惩罚。

尽管现已有了根据安理会第 435 ( 1978 ) 号决议进行关于纳米比亚独立的谈判的公认的政治和法律纲领但谈到仍然陷入僵局，所有可能的借口，包括最站不住脚的借口都被提出来作为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先决条件。 在纳米比亚有经济 and 战略利益的某些西方国家试图阻止该领土取得真正独立，并阻止以西南非人民组织为其唯一合法代表的纳米比亚人民获得和平、自由、和尊严。

南非、西撒哈拉、东帝汶和波多黎各人民正在进行英勇的斗争，以结束种族隔离、非法占领、殖民主义和外国压迫。

外国军队的存在使塞浦路斯人民和朝鲜人民无法实现他们的合法愿望。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希望在此重申我们坚决支持和积极声援东帝汶人民，并希望管理国有关东帝汶非殖民化的声明能使《宪章》规定的办法获得利用，让毛巴拉人民能自由地发表对于自己前途的意见。

我国代表团还积极支持西撒哈拉、波多黎各、塞浦路斯和朝鲜人民为维护国家主权、自决权、独立、民族团结和争取和平统一而进行的斗争。

非洲、拉丁美洲、亚洲和其它地区的人民和政府正受到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一个庞大阴谋的威胁。 它们已引发了一个爆炸装置，目的是动摇我们各国人民自由



(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

选择的政权。一切可能的手段都采用了，如：利用傀儡搞运动，组织武装小组；派遣雇佣军；建立军事基地；顽固拒绝对国际经济关系结构和体系做必要的改革；停止投资贷款；利用援助进行敲诈等。这些行动只有一个目的：维护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在当地的经济和战略利益。

此外，为了消耗我们的人力和物力资源，阻止我们团结起来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完成真正的国家重建方案，上述势力还在发展中国家之间煽动边境武装冲突，而且还在火上加油。这个阴谋范围庞大，国际和区域组织也不能幸免。它们面临瘫痪的威胁，也很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停止发挥作用。这些邪恶势力似乎要阻止第三世界人民加入可以公开谴责其阴谋手法和屠杀罪行的可靠组织，并试图缩小这些组织的历史作用，使它们无法维护世界人民为争取解放和反对各种形式的剥削和歧视而进行的斗争。

正是由于联合国、非洲统一组织和不结盟运动仍然忠于它们最初的使命，它们的前途受到严重的威胁，以致它们不一定有能力作出公正和果敢的决定，使有责任感的人类作出承诺，团结起来共同接受挑战。

因此，新任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的任务是艰巨的。他来自第三世界，他的才干和经验是众所周知的。在他的英明领导下，联合国将能成功地维护国际秩序、正义、和平与世界人民的进步事业。这将使本组织继续值得各国人民，特别是其人的尊严受到损害的人民的信任。联合国，特别是大会各届会议不应成为我们用嘴巴驱魔辟邪，籍此解除良心不安的忏悔场所。如果鼓励先说不做的作风，本组织便有可能辜负各国人民的希望。

同其他代表团一样，我国代表团也完全赞成联合国应继续成为各国人民可以利用的最佳组织。各国人民正在共同努力，正在为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秩序而斗争。在这种秩序下，尊严、自由、幸福、和平与进步将成为现实，而不是人类的幻想。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代表团向秘书长保证，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人民和政府将为执行这一高尚的任务作出有益的贡献。

巴雷先生（索马里）（英语发言）：我谨代表我国代表团并以我个人的名义热烈祝贺霍拉伊先生当选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主席，他是受之无愧的。他就任这一崇高职务证明了他的才干以及他对国际事务的渊博知识和经验。我向他保证我国代表团将与他合作。

我还要借此机会祝贺伊斯马特·基塔尼先生在领导三十六届会议辩论中表现的智慧与才干，感谢他全心全意地为大会工作。

我还要高兴地对秘书长表示感谢，他就任的第一年正值时局多事艰难。但他以勇敢、现实与顽强精神迎接了工作中的挑战。德奎利亚尔先生为世界和平及联合国权威所作的种种努力表明他能够胜托付他的重任。

大会今天又一次在估计世界局势，国际事务的现状不容乐观。考虑到危险区域冲突的蔓延，还是联合国在采取集体行动维持和平与安全方面表现的无能为力，前景都不令人鼓舞。

在中东、非洲之角、南部非洲、阿富汗、东南亚、以及最近的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冲突中，联合国都未能履行调解与维持和平这一最基本宗旨。在很多情况下遭受不公正、压迫和外国统治的人民鉴于联合国宪章的规定满怀希望向联合国救助时，他们得到的仅是不予执行的决议。秘书长确切地指出目前国际局势已使我们处于一种新的国际无政府状态的边缘，世界以及区域政府间机构的权威和地位都受到严重的削弱。

近四十年来将宪章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法律标绳的经验表明今天其原则的明智与正确性仍然不容置疑。但是宪章的广阔的全球性目标仍然屈从于狭隘的国家利益。我们认为这就是目前国际法律与秩序受到破坏的根源。如果成员国不真诚严肃地解决这一状况他们就无法为大会议程上诸多复杂的政治问题找到可行的解决办法。

在中东，以色列无法无天、野蛮破坏黎巴嫩，意在否定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国际无政府状态在这一地区最为猖獗，以色列在这里所表现出对国际法的蔑视以及冷

(索马里)

酷残暴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色列对否定巴勒斯坦人的权利还不满足，还要设法消灭巴勒斯坦人民。为了最终解决这一问题，他们对于一个主权国家发动罪恶的侵略。他们断然采用饱和轰炸毁坏城市，用磷燃烧弹及束集杀伤炸弹，罪恶地炸死炸伤数以千计的平民，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毫不内疚。

最近在西贝鲁特的沙蒂拉和萨布拉营地的大屠杀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屠杀的恐怖行动相似。以色列无法逃脱支持和纵恿对这些营地手无寸铁的平民进行屠杀的罪责，这些罪行受到整个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过去以色列在国际论坛上声称它的行为根据是某种特殊的宗教与道德原则。这是否要我们相信肆意毁灭黎巴嫩的生命财产，是遵照一位公正的创世主的旨意进行的呢？或者要我们相信与中东毫无关系的过去的过去的不幸可以做为以色列扩张欲望与种族灭绝政策的理由呢？

我国政府希望大会能毫不容情地谴责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大屠杀，并提高警惕，反对以色列在黎巴嫩领土上制造新的既成事实。大会应要求以色列立即、全部、无条件地撤出黎巴嫩。

大会还应使国际舆论注意以色列猖狂吞并阿拉伯领土，包括耶路撒冷圣城的行径。必须重申耶路撒冷对穆斯林、基督教徒以及犹太人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其地位不能由单方面决定。对于西岸与加沙地区日益严重的迫害以及肆意加强推行非法移民政策，都应继续受到强烈谴责。

由于安全理事会过去未能采取有效措施反对以色列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因而使以色列政府认为它可以无视任何国际公约、恣意发动侵略，犯下任何暴行而不受惩罚。现在早该是丢掉这种想法的时候了。以色列破坏中东和平，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全确凿无疑的。对于一切可做为谈判基础的建议，它都一概反对，这说明它背弃和平，打算不惜一切代价继续推行扩张主义。我们认为，如果安全理事会要想在世界事务中保持其信誉和威望，它就必须准备采取有效行动，包括实行制裁，以便制止以色列的危险而不负责任的行径。

## ( 索 马 里 )

伊朗与伊拉克之间的不幸冲突是我们多难时局又一可悲的表现。我国政府真诚希望目前的调解努力能够完成艰巨而敏感的任务，结束冲突，因为这场冲突使得海湾地区局势动荡不安。索马里与其它会员国一同呼吁：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开始谈判。以使该地区恢复和平与友好。

南部非洲问题一贯涉及到宪章的基本原则，多年来日益严重地威胁区域以及国际和平与安全。尽管反对南非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政策的斗争已到最后阶段，但这些问题仍然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

不幸的是比勒陀利亚政权从其主要贸易伙伴源源不断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援助中受到鼓舞，在南非加紧种族主义压迫、继续非法留在纳米比亚，并企图通过军事侵略、政治压力以及经济颠覆手段控制南部非洲地区。显然大会必须重申要求国际社会作出不懈努力消除种族隔离，使联合国履行使纳米比亚实现独立的法律义务。

在南非国内，由于解放斗争力量加强，富有成果，种族隔离制度施行种族主义政策也愈加严厉。解放斗争的合法性是无可置疑的。在人民起而反对暴政和形形色色的殖民主义压迫的漫长历史中，发动革命战争的起因有时还远没有反对侮辱人格的种族隔离那么紧迫。

南非国内外的解放运动应得到最大限度的道义、物质和政治援助，以便使大多数人重新获得人的尊严和基本权利。对于南非处于统治地位的少数，在其准备采取措施建立公正社会之前，应受到摒弃，受到孤立。

纳米比亚问题的特点是南非在该领土上的非法存在，其非法性是国际法院以及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所判定的，这两个文件仍然是解决纳米比亚问题唯一正确的依据。南非实施阻止纳米比亚独立的阴谋已有四年了。国际社会已不能再容忍南非的背信弃义，对纳米比亚人民的压迫统治，和对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解放运动的野蛮战争。

我国政府真诚希望当前对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乐观态度不是盲目的。但是鉴于南非的一贯表现我们认为大会必须提醒西方五国对尽早使纳米比亚独立承担的义务。我们认为必须让南非认识到如果它继续推行其顽固、侵略性和不人道的政策它必定要受到全面的经济制裁，否则在纳米比亚或其它南部非洲问题上都难以取得进展。

苏联继续占领一个不结盟的小国阿富汗，并企图摧毁自豪勇敢的阿富汗人民的反抗，令人不安地表明苏联越来越使用暴力做为其外交政策的工具。曾在联合国援引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理论的这个超级大国，一手造成了数千无辜人民死在其侵略军的铁蹄下，破坏了阿富汗的经济，制造了世界最大难民队伍之一。

这场战争的残忍性还表现在将阿富汗用做进行国际社会早已斥之为野蛮的化学战争的试验场。大会必须使世界继续注意阿富汗的苦难，坚持其决议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要求一切外国军队无条件撤出该国。

外国军队呆在民主柬埔寨通过外国统治颠覆一个民族的独立的又一例证。军事侵略和外国统治又一次酿成悲惨的难民情况以及长时间的紧张局势和冲突。我国政府希望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及其它国家恢复民主柬埔寨合法地位和民族独立的努力取得成功，希望最近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上提出的建设性建议取得成果。实现政治解决，必将对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发生深远的影响。

自从大会通过关于印度洋问题的第2832(XXVI)年决议以来，苏联对这一区域国家事务和局部冲突的军事干涉在执行大会关于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的宣言的道路上设置了严重障碍。而且苏联的军事力量和海军力量在由该区域某些国家提供的基础已扎下根，因此该地区各国的稳定与安全不断恶化。这些危险的发展为超级大国在印度洋的对抗和军事冲突的加剧准备了条件。因此会员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服膺第2832(XXVI)号决议的原则、以及印度洋沿海国和内陆国会议最后文件的条款。

(索马里)

我国代表团支持这些原则和条款，并特别强调从该地区拆除一切外国基地，撤出所有外国军队，包括代理人军队，特别强调本地区国家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平解决相互间争端的义务。

我国所处的非洲之角地区仍然存在紧张局势和冲突，原因并非象埃塞俄比亚向国际社会所宣传的那样，是领土或边界争端，而是埃塞俄比亚殖民主义政权剥夺了西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臣民的自决权。宪章第一章第二条强调了这一权利的重要性，要求联合国在尊重各国人民的平等权利和自决权利的原则基础上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剥夺这些权利在区域和国际上造成的严重影响仍然给非洲之角造成麻烦。成千上万的人由于躲避迫害和压迫而逃离这些地区到索马里和其它邻国，造成巨大的人类苦难，给难民所在国带来无以承受的负担，至今仍是需要国际社会进行人道主义援助的灾难局面。

我国政府对待埃塞俄比亚殖民主义问题中，最为关切的是让西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人民行使大会第1514(XV)和1541(XV)号决议所保障的权利。当然如果当年欧洲殖民主义国家为反对非洲的自由斗争也采用埃塞俄比亚今天为长期占领西索马里而提出的理由，那么很少几个殖民地人民能够利用第1514(XV)号和1541(XV)号决议的条款。

重要的是国际社会应该知道，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在埃塞俄比亚孟尼利克皇帝加入欧洲大国争夺非洲之前，西索马里人民一直是独立的，管理着自己的事务。正是由于孟尼利克妄想把埃塞俄比亚帝国从喀土穆扩展到尼安萨湖，欧加登才被野蛮地占据了。

不幸的是，支持孟尼利克的领土野心符合殖民主义国家的利益，而且采用典型的帝国主义的方式，背着西索马里人民缔结了将索马里领土转让给埃塞俄比亚帝国

( 索 马 里 )

的非法条约。更加荒唐的是，转让索马里领土是通过殖民主义国家与索马里的首领之间订立的一系列条约进行的，而正是这些条约向索马里人民保证他们将得到这些殖民主义国家的保护，他们的领土不会割让给任何国家。

应该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埃塞俄比亚对显然处于其正常政治、文化和民族影响之外的地区并没有能行使主权，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而且在有些地方是迟至一九五五年才开始行使主权的。在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意大利与阿比西尼亚的战争中，西索马里被意大利占领。不久，英国征服了前意属索马里兰和西索马里，加上原已属于英国殖民主义管辖的索马里领土，实际上所有的索马里兰领土已统一属于一个殖民主义国家。一九四二年英国将在战争中从意大利手中夺取的埃塞俄比亚本土上恢复了埃塞俄比亚主权，但仍然保留了对西索马里的管辖。不幸的是英国政府又一次背叛了该领土的居民，并违背他们的愿望，将该领土于一九四八年和一九五五年转交给埃塞俄比亚。

我冒昧重复这些历史事实并不仅为了让大会的在座代表回顾这些情况，而且是为了强调西索马里领土与其它领土没有不同，这些领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都从非殖民化进程中受到益处，非殖民化是对《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人民的自决权与民族独立的普遍原则的承认。埃塞俄比亚帝国否认上述权利是非洲之角冲突的根源。

我前面已经指出埃塞俄比亚的殖民主义压迫使数百万人沦为难民。仅在索马里境内就有七十万人居住在难民营，另外还有七十万人散居在索马里境内各地的人民中间。只有通过让西索马里人民行使自决权来解决西索马里问题，否则难民就不能安全体面地返回家园，而且他们呆在索马里和非洲之角其它国家不仅对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造成严重威胁，而且很可能成为需要国际社会不断救济与援助的长期问题。由于殖民主义埃塞俄比亚推行镇压与种族灭绝政策，剥夺西索马里人民的自决权，而且剥夺埃塞俄比亚帝国内厄立特里人、奥罗莫人和提格雷人等臣民的自决权，非洲之角的局势已经危险，而该国自今年七月一日以来疯狂入侵索马里民主共和国领土，使局势更加恶化了。

( 索 马 里 )

各位代表无疑都知道我国政府已向联合国会员国就这种入侵发出了信件，详细地描述了这一无端侵略行为的性质和规模。入侵中动用了由一个超级大国大量提供的坦克、装甲运兵车、远程大炮和战斗机。配备重火力的埃塞俄比亚步兵旅在外国军队的支持下越过了实际边界，在一处深入到 32 公里的地方，企图切断连接索马里共和国南北部的要道，从而破坏我国的主要生命线。加里多古伯镇和布拉姆巴里村被占，穆杜格地区的首府加里加尤几次受到米格 23 的空袭。

索马里依照《联合国宪章》第 51 条规定的自卫权，反对这种对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并打退了向其领土的进一步入侵。不幸的是，双方都遭受很重的伤亡，而且在我国受到攻击的地方财产受到很大破坏。

埃塞俄比亚企图散布谎言，说它的军队不应对向索马里领土进行的这一赤裸裸的侵略行为负责。但是叛逃者和俘虏的供词笔录以及缴获的俄文和阿姆哈拉文的文件，都无可置疑地证明正是埃塞俄比亚军队对我国发动了这次大规模的侵略。

入侵中使用的 T-55 型坦克、米格 23、装甲运兵车和大炮很多都是新的，配有苏联 1982 年操作手册，带有埃塞俄比亚军徽，这是埃塞俄比亚应对这次入侵直接负责的无可辩驳的证据。

有讽刺意义的是，埃塞俄比亚飞机是从位于被占领的欧加登的主要埃塞俄比亚空军基地戈德起飞去轰炸杀害索马里人民的，而这个机场正是埃塞俄比亚政权通过大会 1980 年十二月十二日第 A/35/360 号文件所载贝尔科报告要求联合国出资重建的，据称是做为该地区人道主义运输的中心。

尽管它无耻地否认，国际社会仍强烈地谴责埃塞俄比亚对我国的入。例如最近在意大利罗马召开的议会间会议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的入侵，并要求所有外国军队立即、全部、无条件撤出索马里民主共和国领土，不久前在摩洛哥非斯举行的阿拉伯国家与政府首脑会议也同样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的入侵，要求严格尊重索马里的主权与领土完整。



(索马里)

索马里人民同仇敌忾，反对埃塞俄比亚的侵略，索马里的军队将继续击退对我国的进攻。但我国政府不希望非洲之角成为长期威胁区域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多难地区。因此国际社会必须迫使殖民主义埃塞俄比亚从索马里领土撤出其军队，停止对我国领土发动新的侵略。我方仍然愿意进行合作，为本地区的问题谋求有效的政治解决。采用高压手段和预谋的侵略来解决这些问题无疑是徒劳的。只有历史的错误得到改正，合法的民族愿望得到承认和尊重，才能实现和平与稳定。

最近的特别会议未能制定一项综合裁军方案，我国政府对此深感失望。对于核武器军备竞赛不断升级、禁试条约谈判受挫、制定禁止使用化学武器公约陷于僵局，我们也感到遗憾。

因此，核大国和其他军事上重要的国家显然应该加倍努力实现第十届特别会议的目标。

如果核大国要想打破目前所陷入的互相猜疑的恶性循环，如果它们要想消除世界所面临的核毁灭威胁，那就必须有新的、大胆的倡议，以及更高政治家风度。使人感到一些鼓舞的是苏联与美国已开始就减少战略武器进行会谈，而且公众积极关注裁军问题。

人们反复强调，核军备竞赛和研制新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不幸的是这一现实的威胁却有逐渐失去推进核裁军的力量之势。每年耗费在核武器和尖端常规武器上惊人的数字促进世界性通货膨胀，阻碍建立更为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这是一个无可否认，不可忽视的迫切现实。

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当然影响到各国，但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尤为严重。对发达国家来讲通货膨胀意味着减少奢侈品，但对最不发达国家来讲这往往意味着丧失生活必需品。很多象索马里这样的最不发达国家都遭受天灾人祸，通货膨胀造成的高额债务、贸易条件的恶化以及发展援助的减少造成灾难性的问题。

除了几个较为繁荣的发达国家以外，联合国会员国所制定的发展目标真是从没

(索马里)

象今天这样遥遥无期，而我们却已进入第二个发展十年。

我国政府也呼吁发达国家进行合作开始全球谈判，这一行动将为执行已定的发展目标带来新的动力。贫富国间不断拉大的差距都对和平与进步不利。我们希望人们能认识到过去的经济安排不能满足互相依存世界的需要，今天迫切需要的和平与稳定与经济发展是不可分的，而且如能协助穷国开发它们的资源，使它们能对繁荣世界经济做出贡献，那将对大家都有利。

最后我要指出，尽管有理由对联合国无力解决国际政治问题表示深切不安，但重要的是不应把责任加到联合国或其宪章身上，而是那些对会员国的义务漠不关心，轻蔑忽视的国家，那些只有在联合国决议符合其利益时才支持联合国的国家应该承担责任。秘书长报告中指出在和平解决争端方面我们仍缺少一种受国际社会约束的观念。但我认为由于联合国在社会、经济与人道主义领域取得的广泛成就，已经形成了一种国际社会观念。

从我们的议程可以看出，联合国赞助下的国际社会承担了下至海底，上至外空的种种责任。在政治性不太强的一些领域内的关系和义务不易受到破坏。归根结底，联合国仍是进行国际外交无可比拟的中心，是人类实现和平的最高希望所在。

东托普先生（喀麦隆联合共和国）（法语发言）：首先，我要祝贺霍拉伊先生经一致通过当选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主席。这一选择是对霍拉伊先生个人和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家的杰出品质表示尊敬；也是对他的祖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这个众所周知为联合国做了积极贡献的国家，表示赞扬。

我谨向霍拉伊先生保证，他在此世局动荡，战乱四起之际，执行其指导联合国工作这一艰难崇高的任务，将得到喀麦隆代表团的充分合作。

我还要趁此机会向才干出众的前任主席，伊拉克的伊斯马特·基塔尼先生表示敬意。在第三十六届会议和今年召开的大会特别会议期间，基塔尼先生履行其崇高职责时表现了能力、耐心、坚定。

我还要向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表示钦佩。这一年来，他履行联合国给予他的崇高职责，明朗勇敢，处事干练。

对他这些品质最好的证明，就是他提出的关于联合国工作的报告，这个报告向国际社会提出了联合国的前途这个重要的问题。

联合国的威望下降，几年来一直是国际社会的一大隐忧，这是无可争辩的。

世界各国从未象现在这样强烈地感受到这种崩溃感。没有对《宪章》各项原则的尊重，就不可能有一个和平、和谐、平衡的国际社会，然而这些原则却一再受到轻蔑。在解决争端的过程中，武力威胁或使用威力往往取代了《宪章》原则。由于冷战再起，大国之间争夺霸权，以及会员国的自我中心态度，因而造成一种现象：在寻求解决世界面临的问题时，常常把联合国搁在一边。

在有些国家求助于联合国时，又往往是为了宣传目的大肆进行意识形态对抗；或是以此为借口，使他们自己的观点占上风。如果他们成功无望，又会毫不迟疑地滥用否决权，瘫痪安全理事会。但是，设立否决权，目的在于使之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这个宝贵无比的共同利益的工具，而不是为了保护某些国家公然违反《宪章》原则还能不受联合国的制裁。

对一些严重的财政困难，我们也必然感到震惊。造成这些困难的原因，是由于有些会员国，尤其是最富有的国家，对专门机构的业务活动捐款吝啬小气，虽然设立这些机构的崇高目的是为了促进我们各国协调一致的发展。

对联合国的作用，各国有什么看法，姑且不谈。喀麦隆以往是维护联合国的，现在依然坚定地认为，联合国必须继续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唯一可取的工具，是进行国际谈判不可取代的场所，是人类良知的论坛。

正因为如此，当我们看到联合国值此紧张混乱之际，本应成为解决国际争端的场所，却陷于瘫痪，威望下降，内心不免感到遗憾。联合国此时的权威，理应与当前一些严重问题的范围和复杂性相配合。

( 喀麦隆联合共和国 )

不幸的是，列入本届会议议程的许多问题，已是国际社会几十年来一直面临的问题，这说明我们这个组织越来越软弱无能了。在这些问题中，我们尤其必须指出的是裁军问题。甚至在联合国成立之前，这已是所有国家关切的问题。由于核浩劫的威胁笼罩人类，人们极度恐慌，对裁军问题的关心就再度强烈起来。

谈判已经进行多年，大会提出了不少建议，公众也强烈反对，但是尽管如此，由于大国没有政治决心，反而都增加了军费开支，继续生产最精密和杀伤力越来越大的武器，局势险恶依旧。

今年初夏在纽约举行的大会第二次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甚至未能象1978年第一次裁军特别会议那样通过一个协商一致的最后文件。第二次特别会议的唯一成就是提供了若干裁军研究金。这确实说明：争夺世界霸权的大国及其对立的军事联盟，还不愿意进行实质性的对话，使我们能坚定地走向联合国许多决议所主张的全面彻底裁军。

中东问题，从1947年以来就摆在我们面前，今年6月6日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后，事态发展日益恶化，国际社会极为震惊。我们强烈谴责西贝鲁特巴勒斯坦难民营里发生的大肆屠杀妇女、儿童和老人的事件。安全理事会通过的关于中东问题的各项决议和决定，特别是关于巴勒斯坦的决议和决定，依然形同虚设，使人深感遗憾。

我们一再重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公正持久地获得全面解决的根本所在。这就意味着，以色列同中东地区其他国家一样有权在安全和公认的边界内和平生活，以色列必须撤出1967年以来占领的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阿拉伯领土，必须承认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为代表的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可剥夺权利，其中包括建立一个阿拉伯巴勒斯坦家园的权利。

目前，为结束中东为时已久的悲剧所作的加紧努力，应该考虑到这些基本事实了；否则，国际和平与安全在这个特别敏感的地区仍然会受到威胁，并可能成为引起世界性爆炸的导火线。

纳米比亚危机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卑鄙的种族隔离政策，是非洲局势有代表性的两个例子。三十多年来，这两个局势的恶化，是国际社会的羞辱。

怎样结束这种不合时代潮流，受到普遍谴责的情况，尽管《宪章》明文规定了各种方法，南非却寸步不让。但是为了造成它愿意同联合国合作解决这些问题的印象，它发表了许许多多声明，装模作样地一再展开谈判。

尽管纳米比亚问题是一个反殖问题，尽管这一点定义明确，毫无疑问，但是这个问题从1946年大会第一届会议起就一直在讨论，时至三十六年后的今天纳米比亚问题仍然摆在议程上。

但是必须指出，国际社会经过耐心、艰苦的努力，终于取得了一个包括南非在内的基本一致意见，即在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范围内解决这个问题。固然这项决议仍是旨在实现纳米比亚真正独立的任何和平解决办法的基础，但是我们见惯了南非的拖延推诿和反复无常，多少有些怀疑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少数是否真正愿意吐出来那块国际领土。

残无人道的种族隔离政策情形也是如此。大会一致谴责这种政策是危害人类的罪行，安全理事会认为这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但是南非虽遭国际社会排斥，却继续逃避《宪章》第七章规定的制裁，继续加强其镇压机器，压迫至今仍被剥夺最基本人权的黑人多数。

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之所以作恶多端，顽固不化，只有一种解释站得住，那就是甚至在联合国内它也得到有些人强有力的支持。它利用这种支持，肆无忌惮地侵略毗邻的非洲国家。我们谴责这些侵略行为，因为这些行为在南部非洲造成并维持了动荡不安和危险紧张的局势。我们重申，声援纳米比亚人民为恢复独立和在其唯一真正的代表西南非人民组织的领导下享有所有权利所进行的斗争。非洲前线国家为了黑人的自由尊严得以在南部非洲发扬光大，不惜作出巨大牺牲，我们和这些国家并肩站在一起。

( 喀麦隆联合共和国 )

我们都很清楚，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对其他一些引起动乱、紧张、混乱，破坏国际气氛而且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做出了许多明确坚决的决议和决定。

首先是塞浦路斯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多次要求外国军队撤出该国，作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基础。我们一再重申，必须尊重塞浦路斯的领土完整、统一和不结盟。关于这个问题所通过的各项决议，现在应该执行了。

关于柬埔寨，我们必须再次强调，解决办法只能是政治性的，而且必须排除外部的任何干预。因此，我们重申，只有柬埔寨人民自己才有权决定其前途，决定其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选择。应该尽一切努力去帮助实现这些目标。

阿富汗也是一样。目前的阿富汗局势仍然威胁着整个西南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同样，我们认为撤出外国军队，完全尊重这个国家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不结盟地位，对问题的解决具有根本的重要性。

这些问题令人震惊的恶化，我们深感不安；这些问题是国际社会最为关切的问题。

联合国难以发挥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关键作用，因此也不能有效地完成其崇高使命的另一方面，即“实现国际合作，以解决经济（和）社会性的问题”。在这方面，迟迟不能展开大会第34/138号决议所述的全球谈判，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尽管七十七国集团作了重大的让步，并且在第三十六届会议期间进行协商时表现出政治决心，但是由于某些工业化国家的顽固立场，这项决议还是没有执行。

这个障碍对发展中国家薄弱的经济只能产生消极和破坏性的影响，因为联合国第三个发展战略的一些基本目标，例如增加官方发展援助，调动资源以利于较不发达国家等等，都未能在预定的时间内实现。

总结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的经验可以看出，只要重新加强团结，增强政治决心，就可以取得维护所有国家基本利益并提高联合国威望的成果。

海洋法问题的谈判，经过八年艰苦的讨论，终于在今年夏天产生了一个对海洋问题各方面皆有规定的新公约。

有些国家不愿意加入公约，怎能不令人遗憾呢？我们迫切呼吁这些国家加入这一协商一致的共同成果。

世界经济现状最特出的是，衰退、失业、普遍的通货膨胀和货币不稳定。这是我们深感忧虑的另一个原因。因为这种状况影响了所有国家的经济活动的一切部门，发展中国家则受影响更大。正如各个专门机构——特别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的报告所指出的，发展中国家是主要的受害者。

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的情况，的确是非常严重。由于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利率高涨，这些国家的外贸逆差越来越大，它们更加求助于资金市场和储备来弥补这种逆差，因此外债负担更重，发展的机会更少。

我国代表团认为，只有在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前提下，采取共同协议的措施，才能解决这一危机。

我们必须本着团结的精神面对这个问题，否则我们就错了。继续采取着眼于自我利益的措施，例如加强保护主义和某些主要从货币考虑出发的抉择这一类的限制性政策，是徒劳无益的。整个世界经济正处在危险的关头，后果可能产生一些危及新兴国家生存的社会政治问题。

缓解这种状况的责任主要应由发达国家承担。但是显而易见，并非所有发达国家都认为，只有日益全球化的解决办法才能解决目前的经济危机，而单纯的国内调整归根结底只能暂时缓冲危机。

这种态度是对世界经济舞台上所有角色的真正相互依存关系，虽然经验反复证明了，却故意视而不见。

( 喀麦隆联合共和国 )

喀麦隆的观点，我们的国家元首已多次表明：在联合国范围内展开全球谈判，毫无疑问，是目前促进国家之间发展公平合理的经济关系最好的途径。世界经济的动荡不安，只有在各国以及各国人民互相合作、共同努力和开展对话的气氛里，才能有所减缓。这就是说，必须民主地调整国际关系，而且前提应该是真正有诚意在全世界大团结的条件下，公平地调整工业化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

创立联合国的目的，是要维护一些理想和原则，使会员国尊重《宪章》明确规定了各项原则的行为规范，以保障国际和平与安全，促进会员国的进步和共同发展。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联合国的创始国在《宪章》中郑重要求我们力行容恕，彼此以善邻之道和睦相处，在解决冲突中不使用武力，运用国际机构以促进全球人民的经济和社会进展。

庄严宣布这个承诺，已经三十年了。由于刚才所说的一些沉痛的、难以容忍的局面，我们觉得，当初自由作出的承诺，如今已经淡忘了。会员国支持了《宪章》的理想，但是实际做法又相去甚远，这是联合国陷入危机的一个根本原因。联合国，不妨再说一遍，也只不过是我們国际社会的一面镜子。

随着新生国家的纷纷出现，联合国扩大了，更具有普遍性，使命也更为重大。这就意味着，所有会员国必须重申对联合国的忠诚，这样联合国才能充分发挥作用。

经多数决定所认可的这种增加的普遍性，必须做为国际法律秩序的基础。但是我们感到这一发展却使大国十分失望，以至于在解决影响全球人民命运的重大问题时，联合国基本上被搁在一边。当然，我们承认大国在处理世界事务方面负有特殊责任。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在一个科技进步突出了国家相互依存关系的世界上，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不管多么强大，都不能自作主张，自行其是地解决全人类的问题。

因此，当务之急是恢复当初激励我们创立联合国的精神，坚决支持秘书长的英明建议，即：安全理事会特别举行一系列最高级别的会议，寻求怎样才能使安理会这个重要机构恢复效率和权威，以履行《宪章》赋予它的特殊责任。



( 喀麦隆联合共和国 )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秘书长明确地提出了联合国的作用问题。 问题在于我们这些会员国是愿意让联合国象国际联盟那样无疾而终呢，还是决心使我们的行为符合《宪章》的原则和理想，从而重新使联合国充满活力。

对喀麦隆来说，答案是清楚的。 十多年前，阿赫马杜·阿希乔总统阁下就在这个讲台上说过：

“今天，人类命运的一致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具体和更明显。 在历史上第一次，人类在有意识地变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在历史上第一次，人类掌握了塑造自己命运、减少暴力和贫困的手段。

要求联合国——我们要再说一遍，它体现了我们对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希望——使用它掌握的一切手段，以便保证我们这个正在形成一种世界文明的时代成为真正的人类皆兄弟的世界的开端，这难道是空想吗？” ( A/PV. 1780, 第 31 和 32 段 )

主席 ( 法语发言 )：我们刚才听到的是今天下午最后一位发言。

现在请要求行使答辩权的代表发言。 我想提醒一声，根据大会第 34/401 号决定，行使答辩权发言以十分钟为限，并且请代表就在自己的席位发言。

本希马先生 ( 摩洛哥 ) ( 法语发言 )：安哥拉代表昨天下午在大会发言时，有意含糊其词，模棱两可地提到西撒哈拉问题。 他就这个问题讲的一番话，有许多地方与事实不符，自相矛盾。 他一点也没有讲到这个问题的客观事实。 由于几个勃勃雄心尽付东流的国家玩弄卑鄙手腕，以致谋求解决这个问题办法的过程遗憾地受到阻碍。

对此，我国代表团并不特别感到意外。 因为今年二月在亚的斯亚贝巴上演了一出滑稽的丑剧，安哥拉外交部长就是其中热心的演员之一，这是对安哥拉政府在先已接受的非洲统一组织的宪章和内罗毕首脑会议的决定的出尔反尔。

(摩洛哥)

安哥拉代表十分清楚，在亚的斯亚贝巴进行的武力炫耀，受到了绝大多数非洲国家的强烈谴责，因为这是对法律正统的公然侵犯。这次炫耀武力的行为非但没有使其策划者如愿以偿，反而造成了非统组织内部的严重危机，危及了非统组织的存在。

安哥拉以前在其斗争年月里曾得到非统组织的支持而受益非浅，现在竟然涉身危险行动，令人兴叹。今天，安哥拉必须为震动了整个非洲的危机担负一部分责任。

摩洛哥王国已经通过外交部长说明了对这个问题的立场，并且重申愿意根据法律正统和按照第十八次非洲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的决议信守自己的义务。

非统组织已断然拒统接纳一个根本不符合国家定义的所谓撒哈拉共和国。我们真不明白，安哥拉外交部长怎么能请摩洛哥去同一个他臆造的国家进行谈判。

德雷萨先生（埃塞俄比亚）（英语发言）：主席先生，你作为上沃尔特的代表，非洲的杰出人物，此时主持大会，在座的还有我的许多非洲兄弟及世界各国的外交家，我完全相信你们的历史概念，无需我费口舌去驳斥贾马·巴雷外长编造的埃塞俄比亚历史。

索马里外交部长曾经荣幸地在博洛尼亚大学读过历史。但是他在大会端出来的不是历史，而是博洛尼亚杂烩汤——在摩加迪沙炮制出来的倒胃汤。

索马里的历代政权都是以邻国为牺牲推行领土扩张政策的能手。过去他们曾经提出领土要求，并且在他们认为可以得逞的时候，屡次想以武装力量实现其领土要求，否则，他们老老实实地主张把自决原则用到主权国家的部分领土上。

今天，索马里外长采用的是第二种策略。索马里1977年的侵略以惨败告终，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他今天别无选择，也只有这一着了。

但是，我要在此时此地正告他，自决这一崇高原则绝不能用来满足索马里的野

(埃塞俄比亚)

心去肢解主权国家。一个压迫人民的政权，又把自己的部分领土变成帝国主义的基地，是没有资格为别国的自由人民主张自决权的。

索马里外长应该永远记住，埃塞俄比亚决心维护其历史性的统一。索马里最好是尊重联合国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文件，1960年索马里成为一个独立国家还不是因为这些原则和文件？索马里还必须尊重关于非洲疆界的各项基本决定。

索马里外交部长刚才在大会的发言，如果浓缩一下，就是竭尽全力转移人们对索马里目前状况的注意力。但是，不论多少谎言假话都隐瞒不了人民的反抗；人民的反抗已击败了一切有组织的镇压企图。局势的真相是：索马里正在进行内战。

因此，我国代表团明白斥责摩加迪沙当局企图把埃塞俄比亚顺手变成它国内问题的替罪羊而捏造的指控。这种徒劳的宣传运动，以大肆造谣扯谎为基础，说轻一点，这是一个有事实为证惯于作恶欺骗、胡言敲诈的政权凭空编造的大谎话。

同样，埃塞俄比亚的建设性政策，合作和睦邻政策，以及对索马里和所有邻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素来尊重，也是有事实为证。

甚至在1978年埃塞俄比亚受到索马里无端侵略时，埃塞俄比亚的防卫部队尽管出于自卫完全有权追击，也没有越过边界去追击侵略者。

对埃塞俄比亚而言，索马里内部的冲突完全是索马里的内政。事实上，1980年10月索马里国家元首宣布紧急状态时，他是这样说的：

“考虑到抢劫、窃盗、徇私、部落主义、挪用公款、敲诈勒索，老虑到民间的流言蜚语、浪费国家财产、贪污腐化、说假话、部落主义和其他的弊病，我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

这就是索马里总统的话。

索马里外交部长今天下午发言所要问的，恰好是索马里总统所坦白的。上边那番话在《纽约时报》最近的一篇文章中也得到了证实，《纽约时报》并没有对索

(埃塞俄比亚)

马里不友好的名声。 这篇文章写道：

“贪污在索马里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裙带关系和部落主义已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 几乎所有身居要职的都是总统的家族和姻亲。 百分六十以上的军官是总统家族的成员。 更使人震惊的是，成千的专业人员被投入监狱。 去年年底，有三十名年轻的专业人员被捕，以‘颠覆’罪名下狱。 他们的罪行只不过是自动打扫了长久无人过问的肮脏医院和学校。 这些专业人员现在被隔离监禁，饱受酷刑。”

这一切怎么可以设想都归因于埃塞俄比亚。 索马里境内的动乱，索马里国民在国内外反对政府的示威游行，埃塞俄比亚也是没有责任的。

我们祝愿它自由、公正、和平、昌盛的邻国，怎么能指控我们侵略了它。

因此，外长还是去关心一下这些问题吧，去给那些直接相关的人讲话去吧。

那些同摩加迪沙政权斗争的人已公开表明他们反对。

“索马里有史以来最残暴、最腐败、最专制的家族寡头政权，由七十八名亲属、弟兄、堂表兄弟、侄甥和姻亲组成的政府，其中百分之九十八的重要职位为不到索马里人口百分之二的梅雷汉家族所占，只有通过婚姻或其他关系成为家族成员才有资格享高官厚禄”。

1982年7月15日《卫报》的报道更能说明问题：

“由于索马里军人的投奔，索马里民族运动和索马里救亡民主阵线得到了加强。 投奔者中有许多经验丰富的高级军官，他们熟悉地形，对仍然忠于巴雷先生的军队实力的部署情况了如指掌。”

关于这一点，索马里国家元首1982年7月16日亲口告诉报界：

“必须公正执法，依法惩处罪犯。”

这就是事实真相。总统的这番话已经承认冲突是内部性质的。索马里国家元首所指的“罪犯”是梅雷汉族人、迈杰尔丁族人、伊萨克族人、吉德布西族人、以及其他被压迫的索马里民族。他们拿起了武器，要把自己从一个家族寡头政权的残暴、羞辱和剥削之下解放出来。这个政权经常编造外来的威胁，以便得到武器和财政援助，维持自己的统治。

我们还看到，摩加迪沙政权在这个说谎玩假的花招中并不孤独。大老板以虚无的侵略为借口，加快运交武器，其他小喽罗国家也随声附和索马里对我国的诬赖。

科威特、约旦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代表，在一般性辩论的发言中，竟然提及一项完全属于埃塞俄比亚国内管辖范围的问题。埃塞俄比亚不干涉别国的内政，因此我国以为这些国家也不会干涉我们的内政——

主席（法语发言）：请埃塞俄比亚代表注意，他已超过了行使答辩权发言的十分钟时限。现在请他继续讲下去，但要简短扼要。

德雷萨先生（埃塞俄比亚）（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一定简短扼要。

想想看这些国家甚至没有办法把自己家里事处理好，对一些基本事实又无知的可怜，对非洲之角的人民当然不可能有真正的关怀。需要这方面的证据吗，请看他们的阿拉伯兄弟——巴勒斯坦人民——遭到种族灭绝大屠杀，他们竟然犹豫不决，近乎默许，这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值得深思。

这种用错了地方，而且一眼见底的“关怀”，只能归因于他们梦想破坏这个地区的革命政府的战略目标。关于这一点，值得指出的是这三个国家都是专制的政权当政，他们不喜欢世界任何地区，特别是靠近他们的地区的革命形势得到发展。

亚丁先生（索马里）（英语发言）：埃塞俄比亚代表气急败坏的发言，污蔑我国外交部长和他的大学。我想知道他自己进过大学没有。他还攻击我国政府。但这个发言明明不是对我国外长发言的答辩，而显然是费了一番功夫早就详细准备好的，因此不能认为是行使答辩权的发言。平心而论，这个埃塞俄比亚帝国红色

(索马里)

恐怖政权的代表，在这里列举的那些事是不能指责我国政府的。我们以后会有机会详细答复他的指责。

主要事实是：埃塞俄比亚攻击了我国政府，侵犯了索马里民主共和国的领土。这是整个国际社会都知道的。我国外交部长在先提到，在全世界有广泛代表性的议会联合会，最近在罗马举行的会议曾强烈谴责埃塞俄比亚侵略索马里，并要求所有外国军队立即无条件地撤出我国。

这才是埃塞俄比亚代表应该讲的问题，而不应该想以指责我国和回避正题来掩盖对我国的侵略。我国外交部长的发言指出，埃塞俄比亚几个重装备的步兵旅，在外国军队的支持下，越过了事实上的边界；在一处已深入三十二公里，而且还在那里。他们企图切断索马里民主共和国南北之间的公路重要干线，以此破坏我国的一条主要命脉。

我国外长还指出，对方逃兵和俘虏报告，以及俘获的俄文和阿姆哈拉文文件，都毫无疑问地证明，对我国发动大规模侵略的是埃塞俄比亚军队。使用 T 5 5 型坦克，米格 2 3 型飞机，装甲运兵车和重炮——其中许多是崭新的武器，附有 1 9 8 1 年甚至 1 9 8 2 年的苏联使用说明书，而且都有埃塞俄比亚军方徽志——这是埃塞俄比亚对侵略负有直接责任不容争辩的证据。

这就是埃塞俄比亚对我国的所作所为，但是它的代表现在竟口口声声说什么埃塞俄比亚政府尊重别国的领土完整。

仅仅一个月前在摩洛哥非斯召开的阿拉伯联盟首脑会议也谴责了埃塞俄比亚，并要求它的军队从索马里领土撤出去。

这就是大会应该讨论的事实：埃塞俄比亚破坏了国际和平与安全，无论它怎么叫骂索马里，都不能改变这个事实。事实是，埃塞俄比亚军队在索马里的领土上。他们占领了加尔多戈镇和布兰巴村，现在还在那里。任何人想去那里查明事实，我们都愿意带他去看看。埃塞俄比亚代表应该谈谈这个事实才对。

埃塞俄比亚是侵略者，大会应该明确告诉它。

埃塞俄比亚代表事先写好了一份详尽的发言。他明明没有答复我国外交部长的发言，而是到这里照稿宣读来了，我保留在适当的时候给予答复的权利。

主席（法语发言）：请埃塞俄比亚代表发言，请记住行使答辩权第二次发言只有五分钟。

德雷萨先生（埃塞俄比亚）（英语发言）：我现在想对三个在大会攻击我国的国家作答，为的是希望节省大家的时间。

我要针对索马里代表刚才荒唐透顶的发言讲几句话。

摩加迪沙政权竟然厚颜指责埃塞俄比亚侵略索马里，真是诡辩。我国代表团再次拒绝这种无稽之谈。一个不讲是非、不尊重规范国家关系的国际行为准则的政权，根本没有权利教训别人什么是主权、和平和国际安全。

一个臭名昭著的政权，在四年前调动了二万三千人的常规部队、一万五千五百名民兵、二百五十辆坦克、七十架作战飞机和三百辆装甲运兵车，无端侵略埃塞俄比亚，却荒唐可笑地硬说没有介入。对这样一个政权的信口胡说，是不能认真对待的。现在当然是它旧病复发了。

我再说一遍：埃塞俄比亚没有调动和派遣一兵一卒，没有侵略任何国家，也没有占领任何领土。

事实的真相是，全体索马里人民正在同西亚德·巴雷总统的腐败破产政权进行斗争。这个政权挑动地区和地区斗，家族和家族斗，部落和部落斗，明显地已失去了索马里人民的信任。这个政权奉行凶狠的政策，对邻国发动一系列野心勃勃的战争，以图实现它领土扩张的美梦，所以它今天已成为众矢之的。

索马里现在是一片混乱：经济失调，行政紊乱，军队哗变，背叛者众多，人心惶惶。

(埃塞俄比亚)

索马里今天肯定是处于内战状态，长期受折磨的索马里人民坚决地站起来武装反抗，反抗不公正，反对紊乱失调，反对侵略邻国及邻国人民的荒谬政策。

索马里的现实如此，不是埃塞俄比亚所能控制的，而索马里代表却要并命掩盖。

亚丁先生（索马里）（英语发言）：埃塞俄比亚代表刚才明明又读了一份事先为这次会议充分准备的发言稿，他的发言并不是真正行使答辩权。我现在不回答他的发言。我已经说过，在适当的时候我有机会针对这个发言逐点回答的。

我只说一点。埃塞俄比亚帝国的政权杀了受人崇敬的海尔·塞拉西皇帝，杀了三个埃塞俄比亚前总统，而且，用它自己的术语说，在红色恐怖运动中屠杀了数十万人民。这样一个政权的代表是蒙不住大会的。

埃塞俄比亚侵略了索马里，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侵略行为至今未了。埃塞俄比亚占领着索马里的村庄和城镇，事实明摆着，国际社会都看得见。

我刚才说过，索马里准备让任何有意查明事实的个人或组织去实地看看。想在大会抵赖这些事实是徒劳的。我们不妨派一个委员会去那里看看。埃塞俄比亚想欺弄国际社会是办不到的。我已经说过，在国际社会具有广泛代表性的议会联合会已明确地谴责了埃塞俄比亚的侵略，阿拉伯联盟也一样。这些才是事实。

下午七时十五分散会。